

道藏精華第十五集之四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 道德經名注選輯 (四)

自由出版社印行



# 道德經名注選輯四序

蕭天石

老子道德經一書，道家所奉爲聖經；平實論之，不但爲諸子學之冠冕，且在世界學術思想書中，能列入於聖經之林者，亦首推老子，而無有能過之者。造道高明博大，述義精玄絕倫，卽萬世而後，亦無以易之。今考老子書，首見於史記，莊子尤詳敘其學術思想。至漢志諸子略所錄老子書，凡四種，計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今存老子之最古者，爲西漢文帝時之河上公本與嚴遵之指歸本，次卽爲魏王弼本。古本老子概未分章，僅分上下篇，分章則自河上公始。河上公注老子，隋志卽已載之，劉知幾謂無河上公注，實誤。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下經法地；天數奇，地數偶，故上經爲三十七章，下經爲四十四章。宋董思靖之道德經注集解序說，與宋謝守灝之混元聖紀引七略，均爲八十一章，並引述劉向校定爲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案：董氏序說書爲上經三十四，下經四十七，上經之四字與下經之七字，當爲倒誤。）東漢牟融理惑論亦論「老氏道德經三十七章。」故上經三十七，下經四十四應無誤。王弼古本則爲七十九章，今本同河上本。其

後嚴遵則分爲七十二章，本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而來，上經四十章，下經三十二章。吳澄、姚鼐、魏源繼之，均各按誼旨，復本諸己意而爲之分章；甚且有爲之新編者，立異以爲高，標新以邀譽，均不足爲訓，皆「代大匠斷」者也。歷代全書解註者千百家，而以河上公本最古，流行亦最廣。故本書選刊道德經名注選輯，錄存四十五種，仍以河上本冠於卷首，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與四庫全書之序列亦然。唐劉知幾雖以河上注不見於漢志，而疑其真。馬夷初亦謂「河上本蓋出於王本互訛之後，爲張道陵學者所爲，而大行於梁世。」然無鐵證以資考案，可置而勿論也。

查老子稱經，自漢景帝始，景帝好黃老之學，改子爲經，并立道學。吳書闕澤對孫權曰：「漢景帝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之。」道德經三字連用，由來亦古，太平御覽寰宇記引楊雄蜀王本記曰：「老子爲關尹喜著道德經。」葛玄老子序亦曰：「作道德經二篇，五千文上下經。」世又將二篇分稱爲道德經，故王弼直稱爲道德二經，而顏師古之漢書注，李賢之後漢書注，恒分稱「老子道經云」與「老子德經云」；至唐玄宗御注道德經，則明標爲「道經卷上」、「德經卷下」。迄乎後世，則多不分稱，羣共稱爲道德經矣。晁以道跋王弼老子曰：「弼題是書，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乎古。」若強爲之分爲道經德經，則有失老子本意矣。



吳幼清曰：「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道德經。」實則非因其上篇稱道經，下篇稱德經，而全在其書係「言道德之意」也。惟老子所謂道德，不可以儒家與今人所稱「道德」一詞之涵義範之。道其所道，非世之所謂道；德其所德，非世之所謂德。故老子上篇開題曰：「道可道，非常道。」是執其所道者以爲道，則失道矣。下篇開題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執其所德者以爲德，則失德矣。故上篇繼曰：「名可名，非常名。」下篇繼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是故名言不可執，道德亦不可執，而宜於其經外求之，此爲兩篇綱宗所在！讀者切宜深翫而合參之，尤忌不求甚解。并須本此而會悟其全書之聖義真詮，不爲文義所殺，而死於字句下，方能得其大道，孤標獨立於千秋萬世。

老子書專著書錄，自劉歆七略，漢、隋、唐、宋等藝文、經籍之志，均有著錄。又崇文總目，鄭樵通志藝文略，高似孫子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王應麟困學紀聞，尤袤遂初堂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白雲霧道藏目錄詳註，紀昀四庫全書總目，羅振玉續彙刻書目等，均代有輯錄。近人高陽王重民氏著「老子考」，所收老子註疏書達二百餘種，已足稱盛矣。而嚴靈峯氏之中外老子著述目錄，及其「老莊列三子知見書目」，則所收已達一千六百餘種之多。其中將序、跋、題記、雜說、論文、史傳

、頌贊、譯述等，概予列入，祇事搜羅，無所鑒別去取；故其序亦云：「不免有蕪濫之病」。詳稽其中屬於註疏與闡述之專著，都五百六十五種，佚者二百八十二種，存者二百八十三種；此外日人關於老子之著述計一百九十二種。雖遺佚仍在所難免，如道家丹鼎派之名著書目，即甚夥遺珠！此蓋丹家書，歷來被世人珍逾星鳳，視同拱璧，不肯輕易示人；舉凡丹經書，莫不共認爲：「千古不傳秘典，萬世不朽奇書。」而其訣法則尤須嚴守師門誓約，洩之者，將遭天譴神罰！故凡以丹法註老子者，世之學人士子，非門下人，難得一窺究竟，豈可望其能輯錄無遺哉！

老子道德經名注中，屬丹宗書之解本不少，本集成書特爲選錄數種。蓋丹家中書，概係以大易爲宗，以道德經爲祖。不通易，無以通老子；不通易與老子，更無以通丹經。易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莊子亦謂「易以道陰陽」，丹家則尤以陰陽爲大本大用，大經大法。老子雖無一言及易，言陰陽亦僅「萬物負陰而抱陽」一語，然其體用精微處，則全在易道陰陽玄妙處。良以先天易學與最上一乘易學，心學也；而最上乘丹學，亦心學也。三而一，一而三，互通而契同之，則一也；是故丹家之註道德經者，視之爲老子之「道外別傳」可也。余故曰：「丹家有物先天地，乾坤一擲億萬年！」能了乎此者，則可以語與讀道德經矣。

本輯共選刊明太祖註之御註道德真經，明薛蕙撰之老子集解，明龔修默撰之老子或問三種。會通前後諸輯書，而共參合究之，并印之以心，進而以吾心印老子心，本老子心印吾心；心心相印，心心相合，而有未得者，或得而不進於道者，未之有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丁巳季秋文山遯叟艸於編修會



## 明太祖御註道德真經提要

御注道德真經二卷，明太祖撰。太祖，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人，年十七而孤，家貧曾入皇覺寺爲僧。元末失政，英雄并起，郭子興據濠州，因往投之。郭奇其貌，留爲親兵，妻以義女，所戰輒勝。子興死，代領其衆，諸將奉爲吳國公，旋稱吳王。滅陳友諒、張士誠，移師而北，克燕京，十五載成帝業，滅元而有天下，建都應天爲南京，以布衣而爲天子。卽位後，以出身平民，愛民重士，頗多善政。惟以正元末縱弛之弊，求治太急，政尙嚴酷，誅戮功臣，多所株連，爲世所病。科舉以八股取士之制，亦始於此時，影響尤爲深遠。在位三十一年崩，廟號太祖，諡高皇帝，年號洪武。

帝之註道德經也，以經文「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註論，不同；再尋較之，所註者人各異見。」帝之言是也。按之實際，諸家舊註，各以己見揣測之，或雜以神怪之論，或傳以虛無之理，或解以丹法，或參之兵謀，淆亂紛紜，無所折衷。帝當卽以是，不執求解，而反以是書解是書；卽於尋常日用中，得悟道德真詮，反覺親切暢明。如帝自謂：「讀經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由此可以推知，帝之解道德經之態度。果爾，似非帝註道德經也，乃以道德經印證其治道與治法耳。以此帝之註道德經，如言全與經旨吻合，殆不可能。雖然，老子一書，爲哲學巨著，哲理精湛，註也解也，談何容易！帝曾言，「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鬼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詮解老子之難，恰卽如是。此殆帝註老子之經驗語也。帝之註，文理清通，娓娓可讀。其謂：「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所見尤卓。雖有不甚帖切處，亦不失爲佳構也。而四庫全書竟未收錄。

斯書註於洪武七年，用道德經之名，分上下卷。用六十七章本。入首卽引經文，低一格寫其註解。本集成所收係明刊正統道藏本。

## 老子集解提要

老子集解二卷，周老聃撰，明亳州、薛蕙集解本。

老子書最早註本爲河上公，晁公武讀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卽齊相曹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兩說不同。而漢興，文、景、竇太后皆好黃老之學者，故河上公所注，當有所據。續有魏王弼輔嗣注本，東漢嚴君平注本，併河上公之注，三者皆有精義，多有發明，未可偏廢。」

惟王弼之注，不分章次，嚴君平分爲七十二章，後之吳幼清復分爲六十八章，與河上公最早注本分爲上篇道經三十七章，下篇德經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者，均有出入。是書卽依古本爲之編集，亳州薛蕙以其家傳本刊出行世，亦卽爲後世之河上八十一章定本。

孔子嘗從老聃問禮，史之所載與孔子爲春秋同時，儒者之學，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尊先王之道，敦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彝倫之序。老子則僅傳道德經五千言，一繁一

簡，概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老孔二聖，均不在位，其思想學詣，則皆有指歸，各臻極致！故後世均尊孔子爲儒家之開祖，而老子爲道家之開祖。史稱：「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果不相爲謀耶？二聖生於同時，學術皆有切磋，相反則其相成之處，當秦漢時，言學術者，不儒則道，勢均而能力敵，後世之習儒學者，亦莫不互參老子之學，見道方可益明。於老子道德經之爲註解者，歷代數逾千家，較著者前有河上公、嚴君平、王弼、何晏、宋司馬光君實，蘇轍子由，明焦竑弱侯等輩；是本薛蕙之解註，則取其旨義醇正，而能兼採多家之爲說，是其可珍之處。

研老子者，漢初有蕭何曹參爲始，文帝、景帝、竇太后亦皆崇尚黃老；而傳老子之學統者，有樂巨公、蓋公、河上公、嚴遵多家；至魏晉鼓吹玄談之風，老子之說爲全盛，而黜六經，創業開國之術，莫不資之老子。迄乎衰世，高蹈空虛，一一又宗之老子。是誠可怪！帝王萬乘之業，唾手可得，然亦麾手可棄。語大道則通天人，語虛玄則賤名實，開國之君及其首輔，率以資之，而隱逸之流，如阮籍嵇康山濤，無不篤好！老子道德經雖僅五千言，而其直證天人之道，實極其精微，通篇一貫，聖義無窮。故歷代諸家註解各抒精到，未必盡同，而能與原書並存不亡者，當各有其自成一家之價值也。

此書集註老子道德經最古之一種，係借印自中央圖書館，明嘉靖刊本，集解文中遍



引莊子、列子、韓非子、淮南子、劉向、司馬談、王輔嗣、司馬溫公、蘇子由、吳幼清、程子、朱子等名家之解說，凡可不朽者，均無或遺，以其採擷較博，取義較嚴，取旨博而能正，嚴而能廣，多所發明，至若旁蔓支節，則皆期之於約。所謂易以簡能，老子貴一，亦不離於是，大道神而明之，在乎其人。

篇末附有考異，舉凡老子道德經訓詁同異，佚亡文字殘闕，擇其近是，以各家之公是，爲其定釋，以爲考證，俾治老學有所借鏡，而免旁涉博覽之勞，可云一助。



## 老子或問提要

老子或問二卷，明龔修默撰。修默生平事跡不詳，卽今刊老莊列三子知見書目，於其身世居里經歷，概付之闕如；自署修默居士，餘均不詳，生年亦無可考，僅知爲明晉陵人，晉陵乃今之江蘇武進縣地，卒於公元一六一九年。爲其作跋之王時槐，稱之爲憲使，「憲」字用之稱謂，以下對上者也。「使」、明時各行省，民政司法軍事長官，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龔氏人稱之爲憲使，當爲此三使之一也。居高位而自稱居士，淡泊自甘，不求聞達，不求不忤。讀其文，知其具不世之才，不但深有得於儒，且旁及禪釋，尤深有得於道也！晚年遜隱玄門，修真養性，於丹宗則主性命雙修，且爲入室登真之士，而以自隱無名爲務者也。

老子之書，載之漢書藝文志，而藝文志未載老子註。隋書經籍志以下，註老子者，著錄日增，與龔註大抵同時刊行之老子翼，亦爲焦竑於明萬曆中所撰也，書中所採老子註共六十四家，竑所未見者不知凡幾，後於竑之所註又不知凡幾也。龔註如非焦竑之所未見，則必刊於焦竑所註後也。

龔註以老子或問爲名，分爲上下卷，自三十八章爲下卷。存道德經之名，亦仍採河上公八十一章之舊。每章以其首三、四字爲章名。章中關係重要，堪稱爲畫龍點睛之字者，概以大圈圈之，以資提醒讀者之注意，致力參省，蓋爲全章之眼目所在，亦可以全章之神髓視之也。行間句旁重要處亦加小圈，以示血脈所在；各章絕句處加點，以便讀者耳。全書每半葉七行，每行十八字，（注則用雙行）字大行稀，故行與行間，於經文旁，恒多旁註、旁批，及提示醒眼之夾註。文多簡古奧邃，珍逾星鳳，非匠心獨得，深契道妙者，實難能擅下隻字片言也。

各章章末，另欄作答問體，文低經文一格書寫，曰問，曰或云，俱所答問也。其聖義要以道德爲旨歸。有曰：「上篇道可道，下篇德不德，此道德經之所繇名也。道爲體，德爲用，同出而異名。而道言德，德言道，互文迭見，其旨一也。」此深得其根本。又注第一章曰：「首言道，又言玄。玄門二字，此爲其宗祖。」尤能見人之未見，而道人之未道。祇此數語，即可謂大得道德綱宗，玄門秘要。蓋深言之，通五千言，可作一言看；盡億萬言，可作一字看。最後，道無道，而言無言；修無修，而證無證；道德云乎哉？修真云乎哉？玄門云乎哉？通觀全書，其所答問，或以道解老，或以儒解老，或以禪釋解老，或以丹宗解老；立言遣辭或殊，通其分爲一，則其最上一乘宗旨，則皆大

同也。書中并附題辭，係歸納各章旨意者。又有「孔老異同」一文，亦附載焉。卷首復有安成、王時槐爲之跋。

本書借印自國立中央圖書館皮藏之善本書目，係明吉水羅棟刊本，乃海內外僅存之孤本，內卷上第四十四頁缺頁，徧查八大公藏圖書館之善本藏書，無可得，未能鈔補，俾成完璧，石深引以爲憾耳！甚幸讀者諒之是幸。



道德經名注選輯(四) 目錄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

明·太祖註

序.....一

卷上(一—三二章).....二一 二〇

卷下(三三—六七章).....二一 四二

老子集解

明 薛 蕙撰

序.....四三— 四六

上 道經(一—三七章).....四七— 一六二

下 德經(三八—八一章).....一六三— 二七四

附：老子考異.....二七五— 三〇〇

# 老子或問

明·龔修默撰

跋……………三〇一—三〇二

卷上 道經

自道可道章第一至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三〇三—四〇四

卷下 德經

自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至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四〇五—五二八

老子列傳……………五二九—五三六

孔老略同……………五三七—五四四

道德經上篇題詞……………五四五—五五〇



道藏精華第十五集之四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大明  
太祖  
御註  
道德真經

自由出版社印行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序

男

朕奉天徵運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  
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  
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朕也人之所制獲帥  
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  
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  
之道宵晝遑遑慮營蒼生之切鑒於是問道諸  
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閱  
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  
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  
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  
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  
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  
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  
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  
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  
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  
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嶂  
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

以秀奇峯使昔有毫髮倭態成於此空若不  
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  
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觀實象雖形  
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  
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  
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  
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  
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  
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  
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  
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入  
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報  
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  
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  
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  
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猶路也  
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  
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  
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  
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  
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  
極是也且如吾為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  
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  
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  
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  
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  
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已  
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

有欲以觀其微非他欲也乃欲善惡之周  
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  
所欲微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為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為能行斯大道  
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  
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  
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  
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  
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  
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  
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

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再不他為曰無為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下文萬物作而不辭是生長萬物不言其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不專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令有所屬不去是謂不棄也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

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

夫多病者比國有淳良之臣天下措安若

尤尚賢人詐賢可習矣既能做之若他日

親近則淳良之臣非禍則去之故老子云

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賢使民不知賢貴

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

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為實腹弱志強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為是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為之矣既已

安乃無為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則無盡息之則

無形若或縣盡用之尤為不當是謂道沖

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

若履則當徐之

然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已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尖如  
已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  
清淨已之心若見耀之明則歛之且同時  
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  
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諸事勿過甚故存德  
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

有象帝二字或難着注依草廬以言天象  
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此教人行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  
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  
為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  
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  
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

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  
急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  
措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  
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惜而無  
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  
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  
矣特以鑄冶風匣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  
動則其風源源歛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  
嘗不有也大槩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  
道之心亦無時不專故以橐籥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  
心中有竅呼竅為谷以氣為神氣若常存  
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  
之身為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為國  
王王甫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為天地  
其氣不安為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

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乏矣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

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

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絕奢身失者勞心身而用

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外其身者以其

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

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為此而成其已

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

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

故善人效之卑而不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為成全德行以善人

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

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

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為造及其動也

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

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

天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如人將碗水而行若滿而行則溢若中

而行則得且不溢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

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

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欲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蓋為因

富貴而放肆高傲矜誇不已致生他事有

累身名是自遺其咎莫之能保也故人以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為車以心為察以神言窺總而云之身窺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為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窺為魄之主宰人能以窺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窺常在身不妄遊是為專氣既不妄遊亦無暗地私欲即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

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為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之則世間美惡無不周知在乎去其惡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

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剛而為雄以此行之是為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為天門敝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為勞筋骨而致氣羸泰是為雄調停氣血以均是為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日矣如治國者君為民之主君乃時或妄為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蓄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之是謂長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為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三十輻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以三十輻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十輻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



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為便利當正車頽壞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為用即是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埏埴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為備儻正器散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器之用鑿戶牖之說言有房之家門扇窗扇當造房之時已當足備其有房之家慮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蓋聖人教人務要諸事必欲表裏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專戒好貪欲絕遊說美聲色貴貨財者此文非深即是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即捨彼而取此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妙哉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為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想得之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有疾便能知賢能防貴之患若防已之疾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肯以身為天下以百姓之身為身則帝王之身宇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為身天下為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禦也是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己身獲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

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

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

三物無形而有形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

混而為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乎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昏昏若言無則

出而井井焉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歛寂然

莫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

蓋謂人心與道心至幽至微非君子難守

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

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

道理即天性也所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君子所秉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

不妄為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

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為如何故深妙難

通老子設詞假似傍人強立名色以覘視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

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

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

以猶豫二獸名于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

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淳淳然混之亦

聲勢以動之侮以誼譁窺之凡如此者有

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

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

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明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壞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焉

言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至誠也實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並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常索也君子之

守道行仁猶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成而斂斂則復命矣此明年復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為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執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道未行時欲人矜其已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事古今明驗尚有不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

猶言其實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已能故事遠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

乎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燈將必美之豈不自然故自然也

大道廣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偽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父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甚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者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為民而讓位臣忠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朴實奇巧何施大道廢自禹不讓之後成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以此三絕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即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

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者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今人務尚儉而淳實少寡欲是為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聲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絕學無憂妙哉嘗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為己之善故為非常道非常名經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齊肩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洞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絕學無憂是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喻阿之詞以戒之相去幾何言此二字即是應聲而已於此應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

之所為其善之與惡為文不過表前文之深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為此且世人間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猶不其荒亂至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聞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廬云央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兮其未此如嬰兒之未孩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為此及其習道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是為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乏焉故盈之而弗厭其遊賞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盈而有虧以蕩志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不知此之為樂至持道而不妄為以守天經地式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

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乎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乘乘若無所歸云如乘舟之貌非無所歸言樂自然耳言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衆皆樂獨不過其中似乎有失於歡若無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昏昏之狀以其志機也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為昏昏悶悶乃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此非海非颺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曠也颺蕩驅也長風又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云人皆如是頑似鄙俗癡薄也非示此篤衷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哺也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

冥乎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踵斯以爲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爲物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慮人指爲真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精英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爲不朽以閱衆甫者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衆甫之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絕生物之繁以爲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第一

十九

惑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真偽所以曲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爲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真偽何如絕學也真偽不分則偽有禍焉偽累善焉所以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爲之道諸善一而諸惡廢故爲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盡知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云小人之做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

於心早望稱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証道既明他日自然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設意以喻孰為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歟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久故比云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人能專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布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姦詭未嘗不由姦詭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等必得何等來應即是好此而此驗喜彼而彼來必然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故下文又云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亦再此也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跛跨者亦比也且跛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跨乃躍也又跳也又如跨騎未達鞍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孰焉其四自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為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跨也爾既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為此也

右第三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疆為之名曰大

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

德之心未施之意井井於心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為母哉雖云彊為之名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大曰逝所以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造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兩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蒙王乃持之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為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聽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歛物焉天法道者以

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氣冲而物不敝是也故能自然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為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為輕發亦不許猶豫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寬所棲之處若神寬而妄慮妄為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為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糧而先行焉先行則夫糧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寶賁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觀者欲與吾同往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寶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羨者故燕處超然



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  
則失君

此言固有發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  
是也豈不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紂乃斷  
朝涉之脛謂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  
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  
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聞無闕鑿而不可聞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其無誇已之言  
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  
然安有瑕謫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  
將欲窺侮之其來既非理道安得不為我  
所制其為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  
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  
其志吾雖無開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  
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譬言道  
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為吾閉而為吾

結矣解之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蓋謂道常  
善被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善也所以  
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  
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奈何人物  
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  
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  
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教人者不為人師乃能使人為善君子  
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  
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  
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遠是謂要妙

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  
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謂不愛其資如此者  
似乎無知乃有機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

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盡也如

此者君子可為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

之士於心不忒既不忒當去其私欲合精

神為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氣然

即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賁為天下賁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此務教人不尚強而尚柔乃云雄雌也如

此者當以吾腹為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

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

比之則常有常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

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

使心不妄為耳故小兒不能妄為曰嬰兒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

此者可為天下谷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

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如是則常常為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誇當以心為淳朴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散而為器則聖人用之朴道未行也散

而為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非官

長也云人主是也淳於此而畜於中散而

為道周行聚則朴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

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

道焉老子云吾將取天下而將行又且不

行云何蓋天下國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

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

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

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為之惟

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為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為不讓後為能弟  
又或响或吹响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  
所言急則之疾徐則有餘如強羸二字強  
勝羸弱其強必有衰其羸必壯載隳之比  
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隳必又將興故所  
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為是去甚奢泰  
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為聖人也亘古今而無雙夫  
何故以其陰陽大焉夫為人臣者不務以  
道佐人主乃務尚兵強喪人主也當可發  
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  
還者乃非理之為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  
故損傷物命非身即子孫報之理有不可  
免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又喻君臣焉謂凶年者何蓋為凡國家

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之是有  
凶年或境內相爭言境內相爭農廢耕植  
田野荒蕪所以荆棘生焉皆乏用是為凶  
年

善者果而巳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已謂果而勿彊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與可為當疾便  
為之為之而既勝勿許聲張即勿矜是也  
彊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誇大也  
果而不得已已為沒奈何而為之是謂果  
而勿彊此云為我不得已而為而為豈我  
彊哉

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既老  
必不久也大槩不可每每無故尚兵彊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常誇之以為能用兵  
也纔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  
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  
糧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

損者故物或惡之為此其上善度之不處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金主殺伐故用

兵居右是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沒奈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

以尋常者即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喜殺人也如此等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古所以慎人命者幽我蓋為不欲使凶事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朴淳然於心似乎微孰敢以為小朴真道理也不敢臣即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

人物來臣貢也侯庶能守將名同天地可賢也子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令即不知誰人使令如是均乃和氣自然

而然

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即

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

施則無名既施着物以物為名是謂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

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敗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

即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胷中能堅持不忘則如長江大河之水一般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泛溢本海為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能知人者有智能知自己何如是為小善能善勝人者雖不用力是謂有力自勝者是為彊彊然如此此數事皆能知足為當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

吾有已物守之而不貪於我物甚堅故得當富又彊行者言君子終日慮道不息是為有志既有志事將必成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又謂此數事能常常守之行之將名垂萬古而不朽是謂死而不亡者壽孰不知釋氏云不生不滅即此是也然猶恐人愚遂特言虛無此云實行大道得

如是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大道大也其理鴻濛安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道之恩世間萬物憑此而發生既生萬物

道何言哉言君子行道務不諱為上所

不諱即不辭所謂不辭即事業成而不任

己之能是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如厚續之衣被被者蓋覆人物也若言

可名道之德不欲使人名之故止小也即

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大道既施萬物各得其所吾不言能而後

萬物歸於我者可為大即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

聖人善能利濟萬物又不自誇其功是謂

能成其大因本身不以為大所以成大乃

不成而成者矣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即道理本體也又王者大位而

大名政事是也又王位民之大寶持之以

常而不妄則天下歸焉歸者從也即天下

往既衆庶之服歸加撫以勞之則天下安

和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君能撫養有方雖有叛者亦復歸也過言

去止言復佳其謂道無形無影口說時無

驗亦無滋味看又不見耳聽之又無聲愚

人將謂無有上善用之終古不乏是謂不

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柔哉而機秘智者能之絕註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治天下專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為

居衷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為無不

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

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

將奢侈是以鎮之謂為王者身先儉之以

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右第三十二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  
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

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

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己之能反為無德即

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因其措事

已定別無可為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為下

德為之而有以為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為

將為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

及處厚薄而居實華此皆老子言世道盛

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

帝大道焉如帝堯與舜舜與禹官制不更

禮樂有序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盛

歟何謂衰桀紂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務消  
而邪事長正聲去而淫聲生是謂大道德  
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  
天下淳朴無顯也此所以呼為大道自桀  
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成耶衰耶  
然成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  
得不謂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  
故本經前云絕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  
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  
歟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

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

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

為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

者兩間人世也天地虛其中而為谷和氣

盈於兩間萬物生以其多之故是謂盈也  
萬物各得合應之氣至精者方萌謂之得一  
以生王臣乘此天地之精英而不偽大  
道行焉是謂天下貞此云蓋謂教人務守  
大道不妄乃君乃臣乃士乃民可為暢然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

若天失此之氣理將有裂壤地失此將有  
震動墜陷神失此將有不靈谷失此人世  
將無物世間萬物失此將不生而有滅王  
○ 豎失此將無道而國亡士君子失此將傾  
覆專貴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無  
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為仁人君子者務尚謙卑為吉所以又云  
王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俗呼皆微小無德  
之名王臣乃稱之言其不自高也小人誇  
己可乎所以俗云言吾惡者是吾師言吾

善者是吾賊故下至譽無譽不欲碌碌如  
玉珞珞如石此二說皆諂諛之稱君子當  
守道而不改尤有稱之何小人好之甚入  
惡地也

在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

道行則被萬物物足用而道歸我反也其  
動字既歸又將動也王臣君子持身守道  
未嘗時刻有忘寧者所以能成王臣君子  
者為此道之用如是世間萬物既有生即  
有滅理道自然天地之綱紀也所謂生於  
有有生於無是也所以古聖人終世而行  
道日夕而持之不敢有慢中等之人或行  
或不行或行者聞人稱之則又行之或不



行謂道隱功遲之故是云若存若亡下等之人不但行相與言道早發笑焉又有不審而不答焉或有言不可行道者君子與小人論道小人若迷途者與行道難甚若退與之平道由梭行縵緯不抽又云谷辱不足偷渝無隅晚成希聲無形數事即前云善行無轍迹是也守謙亦然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嗚呼老子聖哉何明道之極也且云道隱無名誠然道本先天地之氣人何見而不見如善貸且成當哉失道之理無所不益萬物賴此而生豈不借資與人物焉復云理道之幽微又如是說道乃先天地之一

氣以清升而爲天濁沉墜而爲地是爲一生二天地乃曰二儀與先天地一氣並作是三二儀既立四象昭昭日月星辰是也因有風雨霜露四時成序萬物生焉又負陰而抱陽物盛而歸源屬陰歸源而復出是爲抱陽陽本剛以陰貫之則陰陽和此謂自一以生二自二以生三自三乃生萬物以陰趨陽之道皆以卑以就能成也君子之習道如是乎更踰以上古國王所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人人以爲不貞之字王者乃取名之是謂謙也又以盛衰以比損益云常道也以三教字言前二教字言可教者後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此是謂不教之徒有此老子云吾教父何父道理之本源度之耳非父親之父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無有者何言道體至柔至堅無間者何金石之類惟陰陽能透知無爲之有益爲此是也謂其柔軟不着形迹耳道也子教不言之教尤甚精不言者

道理不言而物化教歟言歟故所以無爲之益無爲之益是不作爲而有益非不作爲大理無時而不運言君子欲措安無時不務道雖不言意已成矣發則中節如四序之交時至而應物也此道非大人君子雖多言不可教故希及之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噫深哉意與愚人將以爲老子不貴天爵乎非也其戒禁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長久示之吾故比云且國之大職王之下冢宰之官極位若非天命棄其此而愛王位可乎六卿非君命而男二讒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之諸職事皆然言孰親孰多孰病君子之親日親於道多多於道小人之病病不務學道貪非理之名多藏貨物其非理之名易奪貨藏多而必恃故厚亡君子守有命

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謂知足不辱知止不危可以長久云永不壞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云守道如守大器謂吾有大瓊盃常恐有失有壞是故不壞即不敝大盈言吾有諸物盛多守之似乎少必不過用是謂其用不窮其有直屈巧拙辯訥皆謙愛是也此謙本有三吾止以一直比之餘皆同焉。謂吾心地本平生直實又常常檢點日行事務及所躁用處莫不又有非仁人君子乎本經如此而已謂君子持身守道堅如是躁本奮動之貌內帶蒸熱之勢因此可以強寒即躁勝寒靜不動之貌靜中含涼之勢因此可以勝熱此云無他大槩喻君子守道行道當審而果決勿躁而勿豫也清靜爲天下正此言理道之守甚嚴謂君天下者既措安之後當堅守其定規勿妄

為妄為或改前人之理道是也改則亂不改則天下平是謂正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欲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明君賢臣在位立綱陳紀夷來蠻貊賓天下無爭是謂有道憤戰之馬駕車以載糞壯士化兵為農器即却走馬以糞車若君不守道而行邪道雖牧放孳生之馬不得生於孳生處所必生於戰場敵國郊境即是戎馬生於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見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彊及非理慕他人之寶則戎馬生焉於斯之時罪之大禍之深安能釋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則天下國家不之用矣何他求焉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

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以其運慮備安不忘危不窺戶牖見天道以其以心行天心之事不待倚牕而看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其神不定而視聽亂也又云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謂道慮備恩及萬物即至不見其物能知其名所以哲所以能成者恩既施而物自化也書不云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聖人之心其為道也異乎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日道備將欲作為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穩以此宵衣旰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倦即是損之又損然後道布天下被及萬物民安物阜天下真是以聖人無為又無為而無不為矣豈不先苦而後樂乎昔聖

人君天下務繼前王之法以爲式不改而行之不恃富而不恃勇聖人不言暴取他人天下言人君能安已乎天下即是善取天下是也謂常以無事故也如不能安天下者諸事擅興民疲乏用盜賊烽起豪傑生焉時乃整兵欲平之可乎未必也此所以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也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書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哉孰不謂老子於斯道合此云人能常善常德天神常常加祐之其不善之心方萌則天神否矣聖人之君天下體此而教民豈不法天者乎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又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斯人可取柰何老子反之兩善

皆善兩信皆信果孰是非耶噫老子之文奇且甚善者吾善之此美之矣不善吾亦善之此懲之矣信不信亦然故得善而得信矣人不知其文謂老子果類之而反之又謂君天下者心志不定慮生妄爲則民人效之人皆亦然又注其耳目注謂着其意耳謂聽其美汚之聲目乃觀其善惡所以聖人觀其所以不欲身民如是務秉之以道常以心似乎小兒之無知特守無爲之道故天下安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地大道生人本以十分爲率因譬云或過三分故號十有三生者既言生忽便云十有三死者此死者即是前生之徒十有三所以言者何蓋爲人生於世謂貪取養

生之物多是致取非其通用非其理反爲所傷是也何以見之曰酒色財氣無病醫藥過劑及有病不醫飲食衣服不節思欲過度妄造妖言奸邪犯憲冒險失身不畏鬼神不孝不悌於此數事人未嘗有能免者或云除奸邪冒險不畏鬼神及不孝不悌外餘皆善終何以見非理也曰以爾所云此其所以徃徃多死非命者爲此也因不知大理何如故被物欲之善殺也即動之死地十有三非此者何又云善攝生者有兩不避人莫不以爲真如是乎非也言君子之爲人務多持道動合天理於心不作邪謀陷身之罪安有致身於兇虎兵刃中以其無死地也此云比君子之行藏若此豈果然乎又云天道好還如小人務尚奸邪動輒致人於死地所以好還者彼雖避兇虎而入兇虎中彼雖遠兵甲而由兵甲而死其還也如是其得也必然此皆動之死地耳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生畜形成四字謂能君天下者多能保此四字是謂善撫乾元之運前四字所談者何無他生之者萬物也畜者既能生萬物又能養萬物是謂畜既畜之分品類之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勢而就體以成之萬物既蒙恩之後莫不欣哉物既樂乎天命則乾元之運爲我所乘則乃國祚永昌若如此者豈不貴德邪若以道德言之無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無衣裳而坐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則天下貞安是謂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言天經地式即四時交泰之理道焉以其細名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也君當使臣庶樂其樂而有其有長其長而不自主設官以

理之此玄德焉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見小  
日明守柔日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始乃本根也初也母乃生物之祖經云天  
下始天下母夫何故大哉道理之機其始  
其母本虛又實是以其萬物由此而出焉  
云始母人能知大道能如是生生不絕則  
常守其大道大道果何曰仁曰義曰禮曰  
智曰信此五者道之化而行也君天下者  
行此守此則安天下臣守此而名賢天下  
家乃昌庶民守此而隣里睦六親和興家  
不犯刑憲日貞郡里稱良若天子臣庶堅  
守其道則終身不危人人守之不妄爲存  
心靜慮不言待用是塞兌閉門使應用中  
節則終身不妄不勤也言開其兌濟  
其事即是開口發放其事終身不敝言守

道既堅發放中節萬物遂其生則終世無  
禍及身亦無可救者即終身不救是也又  
云見小日明守柔日彊蓋謂自己本有所  
見猶恐不廣却乃所見甚大我所守持者  
甚軟將久勝彊言至謙下當得上是謂  
見小日明守柔日彊是也如此者所守者  
暗所用者有大光其明復爲我有於此謙  
下其用甚貞所以無失身之殃因此能乘  
大道之常是謂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  
帶利劔厭飲食寶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謂大道之幽微以爲比云老子曰如我者  
使知大道真實處但得一毫髮大吾行道  
焉然猶有畏之所以畏之者何慮恐不精  
故也又如走路甚平且大傍無荆棘而人  
不由此而行却乃直趨微徑其微徑也傍  
多荆棘虎狼伏焉而人不畏而往遊凡過  
者或得身安乃僥倖耳愚哉此即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是也有等非君子者不知務本朝掃堂上塵甚勤其禾苗郊間盡荒又一等非君子倉庫甚無糧物却乃徧身衣錦繡又等非良民者持刀以食羊羔多積貨財以上比云無他皆言人不務大道而務非理惜哉即徑除蕪虛來飢食餘夸非道哉是也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延真修之於家其德延餘修之於鄉其德延長修之於邦其德延豐修之於天下其德延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不文直述也善建者挺然立物之狀雖有力之士不可拔此云以德治天下言吾有物日夕堅持終世而不脫比云懷抱大道也如是若能持此二事甚堅天地歆享之事雖子孫百世亦未絕焉若修身修家修鄉修邦修天下此五修備而天下安

則王乃吉乘乾元之無休復云五觀者老子之教甚明奈何意淺而機深所以五觀者以取其驗使治天下之君務行其道焉更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蓋謂必然道可行天下可治故也老子云意爾見否知否前五修者未嘗不應乎道修此而得此修彼而得彼是也五觀者大槩不欲君天下者以身為身而國為國是也當以身為國以國為身終子孫不壞也所以云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即養德也比於赤子者言初生小兒無知天性未曾開之故老子以此為首發章之端為何不過教人持身行道如是而已恐時人不信故又以禽獸蜂蟻至

猛擊毒者復驗之故云蜂者能以尾稍刺人甚毒虎狼能咬食物者鴟鵂善擊搏者此四物使蜂子未出房虎子方脫胎鴟鵂躲而未翎其有知乎不知也以其天性未散不覺也老子之意欲人守道心當以爲比方成大人君子莫不又有不信者又再比云此數物當骨嫩筋軟之時其特物也不能拏緊固即緊也道言握訣先儒符道者非仲尼之學也因其不能握緊即無知是以不雌雄之交乃言未知牝牡之合峻作是也以其精淳故又朝夕啼泣咽喉不啞爲何亦是初生不知用力所泣不過自然耳此乃和氣也喻君子能守自然之常道則用事不<sub>乏</sub>無非豈不若小兒之泣不啞然特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云守道知此將久大理恍然而必通無疑又益生曰祥祥云非祥益乃非自然而添力爲之者是爲彊爲將不祥妖也又比云以心使氣乃有力也力出於氣氣盡而力亡驗乎言諸事勿彊爲乃貞若彊爲即是壯壯即

是盡又老既老必衰既衰必亡言如此者非道也云早已早已盡也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sub>男二</sub>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謂君子能行道也何哉以其事物未至無可應者雖知也不妄言其不知大道之徒平昔畧不曾涉歷諸事與人相處終日喃喃云知自以爲辯及其臨事不能也此小人學道未達是也又塞閉挫解和同此六字前三字言不張聲勢後三字言謙下也所以謂之玄同言此幾事皆屬玄也又六不字蓋言前數事皆是大人君子幽微之大道人欲親不可見着若欲疏其形無若欲得其象不實若欲害則無體若欲尊之無從若欲賤之則不得微分之影可跡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  
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物滋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好  
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  
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  
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

此以正治國老子着跡言之下文以奇用  
兵以無事取天下文奇矣正謂端正治國  
文實奇非謫詐用兵謂施仁德於外及盈  
布於敵使慕而效順來歸則彼此不傷物  
命善平禍亂善安天下即以奇用兵奇奇  
於布德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事於戰  
也又不得已而以奇用兵者奇於師出以  
律彼屈而我直王者之師奇於不殺物命  
經云吾何以知其然哉此言若依大道事  
乃必興故云其然哉又云天下人民貧者

多民間鋒刃器械廣盜賊多此皆始亂之  
源王昏多尚技巧務虛不務國之正實則  
獻奇物朝朝刑政不明法令彰彰則冤屈  
有變是以聖人絕奇用務朴直伸冤枉誅  
讒佞數事既行黔黎咸寧區宇清而風淳  
故復云悶悶言淳朴守無事民俗實君福  
也亦言察察謂苛政也民多不足此君之  
禍也老子教君天下者勿甚前奇人將謂  
真用奇也若言奇者天下不巧者安能常  
久雖云奇實正之妙也謂世人不知久謂  
妄說為奇於斯之道果奇耶正耶此奇字  
古今人名之錯矣故聖人守正而不改彊  
不恃能道行焉道成焉民安物阜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奇以法事天祈乃福奇則人變祈豐  
禍生若能治人省奇事天祀以理廣德以

安民則其德厚矣雖不析於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根則國穩矣即有國早復又云有國之母其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勤練於丹衷措國既固可以久視視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見用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廢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官室臺榭等徭役並興擅動生民農繁廢而乏用國危故設以烹小鮮之喻為王者馭天下之式內有四其字設喻蓋謂鬼本不神因時君無道故依草附木共輿為恠以兆將來亦有戒焉時君若知恠非常能章非心以正道心則天意可招回焉不然則天雖不叙必假手於可命者則社稷移而民有他從不可留也故云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為此也若

使神不降禍君安民卑則君之德遠天必天之恩下施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也故一德互歸焉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凡治國家其德宜尊其用宜儉其法宜平其勢常下使天下民心若水務要流來此謂民順從賢者趨之則京師交集豈不下壯觀故所以用雌雄比焉凡世間諸物皆雄動雌靜是以靜得動失言治國體此道行之則民富非此則民貧國危所以更言大國治小國十分以撫懷之則小國永臣而悅進焉若大國失此道而他求或欲取其國則大國亦將不保焉此謂大國生事於小國欲舉併其地是也若小國能守臣分朝貢以時務其理則永保分茅胙土

於一方則常親大國矣不然忽起貪心欲有大國則小國亡焉經云我見謀人之國必敗執者失之而況加兵者乎吾見其不得已而為而為之老子之云不過豈非天命可乎朕知老子之教人務使大者小之男二十小者微之則永無疵矣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女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與者幽深巨室囊括萬物之所大道利濟萬物君子以為至寶惡人雖可暫得不可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也譬如良言可鬻於市村有之爭有之昔孔孟之書真美言也至今儒士開學市村以訓蒙為聲家之業費爭加乎其不善之家有子不為儒者所教何棄書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

矣官已職矣又以駟馬拱壁以招賢比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彼君臣不矜大道却乃要名以招賢及其賢至賢何所為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以其不待求尋眼前可得於心疾守行之則往日之男二十一非釋矣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為無為事無事謂當可為之事先利時而

爲之已盡免致後多繁爲而不安也又無事之時常恐有非理之事及於身故先若有事而備之乃得安於無事也凡食物不過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則終世可爲有味矣若飲食盡其味則他日家資不及五味不全則中平之味是爲無味也若十分難事以急輕圖果難也知其難措所圖之德務要萬全一圖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務要精建於初勿使急而不堅方乃精細其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繳上文耳又云其安易持謂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無事之時能先知備禦何事恐及於身者是謂易知未來者此數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誠不能如是此道於有志易學無志小人似乎難親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爲小可將以爲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雖脆雖微其物事早有形矣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恐人不信復云滿抱之木當初生之時亦從

苗芽毫髮之中以至於斯其寺中之塔甚高由一磚自地而砌起一千里之路由當日脚下行將到彼老子戒人不可欺小不可恃大又言人有求我者我擅輕許之及其將應違之謂吾有物不絕儉而易用棄將不久而又自難所以戒人務先子細難然後獲吉經云大小多少報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當故有此若能無此六過不足之愆惟德是應方成君子超乎世人之上凡世人之爲事多有中途而罷其事而不爲者往往有之又戒慎終如始則無欺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將末見諸侯互吞不有王命數有爲者數敗之又見執大位者又失之故設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堅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爲高也又先有學而後無學反過常人之志因此若達施及萬物物得自然無有不化者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上古聖君道洽天下安民而已豈有將貨財聲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知貨財聲色奇巧君好甚篤則爭浮利尚奇巧之徒盈市朝朝皆棄本以逐末矣所以有德之君絕奇巧却異財而遠聲色則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溥風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實癡民老子言大道之理務欲使人君君臣臣父子子孫倫攸叙實教民愚罔知上下果聖人歟又言民難治當哉若使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千方百計雖法嚴冰霜莫知可治老子設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又何與哉非也蓋謂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計治民則爲民禍臣若以智臣君理政則君之賊是以朴民絕奇貴爲式乎爲玄德特以遠深二字艱之惟務儉爲主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河湖海至處低所以能納天下諸山川之小水戒爲君子爲國家者能容而且納大事成矣若不處卑而處高物極則反高者低低者高理勢之必然是以昔聖人勞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親之愛之不怨無有謀者若失此道而他爲將有怨焉人或爭之不解

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沉兵相加哀者勝矣

大道若愚似乎真愚若言我真大道吾道久矣又云其細務要守道堅造化精三寶之說因慈勇於行道利濟萬物因儉倉庫實不敢為天下先言諸事物不肯先得先樂乃成王基器神器也若含慈而勇必貪必奢必狠舍儉且廣言廣用無時舍後且先志盡矣復云慈者何蓋謂與前慈異用再喻之若首將能以慈戰敵野戰則必勝夫慈戰非慈而不戰於心慈於眾士之命不得已而戰故守城必堅縱被圍困天必加護何知加護以其心有所不忍戰傷人命故天鑒之外有四善吾不審何智者能之非凶善盡此四善隣同天地此章皆言有道之兵奉天討偽將不妄為存仁厚德君將無憂而禍平矣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甚易知云文與字意甚易行此大道大德

善能知者不過文內之意莫能行言文與而愚不解者言有宗文有首也事有君借物為主也經云夫惟無知言人不知我知我者希老子方貴戲云聖人被布袍懷抱美玉以其外賤內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君子所為惟務無轍迹果然使人不知乃上本不可教人知使彼知道是謂之病如第二十六此者人本不知我將謂人知把做知道備乃無病矣故聖人行道終世而無病為守道之堅持身以律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謂王臣及士庶修身謹行止務大道焉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言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則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畏方生則國之大禍至矣莫可釋在士庶平日不可恣意慢法眇人侮下一日干犯刑憲則身不可保若言王太禍即大威士庶則刑憲乃大威矣又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王勿多花聞勿多離宮慎勿微行勿近優伶勿費民用非理勿勞動必以時臣庶平日勿近愚頑凶暴勿毀人技藝是也又甚戒人云古聖人凡事要先料其備者備之則爲自知其可備之凶將不自見也又云自愛不自貴無他人之自身豈不愛以其愛身則先勞身而後身安是去彼而取此是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治天下務專常道以利群生勿尚苛暴若苛暴民爲所殺者多矣若果而行此是謂勇當法天地施大道如四時之常經居動以時順其事而賞罰焉則民被恩活者多矣設問於治天下者此二事果從何耶從勇則害從不敢勇則利又戒曰天道幽微惡盈而好謙惟上帝好生善與不善禍福之降有不可測者雖上古聖人嚴恭寅畏乃不敢自安難之又難天不與萬物爭天常健而不息萬物順時而自安四序之交若赴名者不期而然若有謀乎此天道之昭昭爲君者敢侮天下而賤萬物天憲不昏雖不逮而必報其有畏乎民不怕死乃以極刑以禁之是爲不可若使民果然怕

死國以此為奇老子云吾豈不執而殺之  
意畏天道而孰敢王者陳綱紀各有所司  
司之以道民有可罪者乃有司責之官守  
法以治之然如是猶有過誤者故違者君  
有所不赦天地以司君君乃代天而理物  
若或妄為其有赦乎即人主不赦過誤故  
違者是也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  
貴生也

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歛而厚科若重歛  
而厚科則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  
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將必持戈矛而互相  
戕是謂難治為天下君勿過為過為者何  
五荒是也若有為此者民多失養既多失  
養無所不為尤其難治人皆輕死所以輕  
死者違法冒險以取食用何故舍死之甚  
以其別無生路也愚民無知將以違法冒

險可以養生孰不知亦喪身矣即是無以  
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處  
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  
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  
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

柔弱堅彊柔脆枯槁設喻也所謂言生死  
者以其修救是也能知柔弱柔脆而皆生  
堅彊枯槁而皆死其知修救乎若知修救  
則柔弱柔脆之源何此天地大道之氣萬  
物無不稟受之在手養與不養行與不行  
耳若君及臣庶君用此道天下治臣用此  
道忠孝兩全匡君不怠庶人用此家興焉  
反此道者豈不堅彊枯槁然人欲久調氣  
血以生之本若久迎春和而植以水灌之



此人未久矣又云治家者以道律身以禮役奴僕則奴僕驅勞而治家者安未枯根而深固枝葉榮矣則餘全而永年宜不知諸事先理道而後成故奴僕驅而主逸枝葉繁而幹盛皆撫綏乖氣之至也故奴僕營而資給於家枝葉繁而招雨露於幹其理勢之必然道哉堅彊下而柔弱上是也譬水最柔弱金石至堅言攻堅者復云莫之能先乃言無可易水者非也石堅而不堅水不能入由氣先而水後如此者雖堅無不透雖剛無不柔雖彊無不弱此即大化流行不言而治矣君天下者體為臣下者效士庶以此而律身則世無惡矣聖人量同天地大德不怙惠及生民則天下衛社稷矣君能寅畏上下臣若時懼神明士庶畏法奉祖則君君臣臣海內康寧樂哉乎士庶天下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君天下者及臣庶能行大道者其大道之理若張新弓乎或勁弱而不均則戰勁而起弱此譬云爾亦天道惡盈而好謙所以大化如常無昂而中不下其功安在乃損有餘而補不足是也凡治天下國足用而無餘若乃有餘民窮矣誠能以有餘給民之不足者則天下平王道昭明焉其臣民無有稱頌者天相邦家國永而且昌何在乎譽美耶如此者君身乎上臣足乎下長使朝朝豈不恒乎士庶行此道者則家和隣里睦朋友終身而不惡貧者給之而不失利乃貞

右第六十四章

正言若反和大慈必有餘慈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仇讐不分雖善與之辭亦不能辱屈者之

寬心尚不謂之善若能釋天下之大怨則坐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釋無辜刑有罪服貧乏而中稅欲使民餘而不盡其所則寬解而怨乎上帝可親矣君臣誠能體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握乾符雲民以豐其身歛衆繁科盡民之所有豈不司徹乎天道昭昭將有咎焉士庶能爲善者雖解人之奮爭終不能解人之餘怨所以不謂之善能貸物以濟人匿約而不利君子乎善人乎若貸人以物利及本而倍之盡貧者之所有淨約而期來比馮驩而孟嘗君乎君子乎小人乎於斯之道於貧者何苦甚富者何毒甚皇天無親常佑善人君當畏而臣民當善福乃殷

右第六十五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居周將未諸侯奮爭以當時之勢譬喻後人言間有能治國者絕奢去玩務道恤民天乃佑四時序風雨調民遂耕營倉廩實而衣被充樂其樂而人善終封疆雖無守而自堅關鍵不閉而難入雖有巨舟革垂力士千鈞皆無所施而無所陳彼此之民密遇終是無棄此而往彼者彼亦不來非不來也乃君之不貪爾若果有貪即納逋逃致鄰邦有問安得如是耶如民人寡富者彼此各有佃田之人納粟以奉其主家若富者能綏之以德所取者微所與者厚則人人皆蒙恩而按堵能安其生業若富民取不以道役不以時則其人將挈家而逃於他鄰矣雖大小不同理勢皆然噫君道救民特聽上天誠有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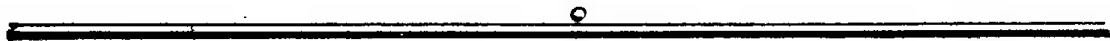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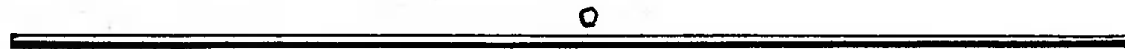
右第六十六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忠信君子之於世道行天下不謂人所驟  
誇美者是爲上若使人稱美者即是自張  
聲勢故美我者我道不堅即不美不信是  
也識我者道將巧矣必欲實行不致人浮  
誇嘗云明四目達四聰此非察察而求之  
者纔若廣訪多求不但不知將有禍焉聖  
人之明四目達四聰觀其自然聽於不察  
在國君則人無欺禍國無邪殃即君不苛  
苛察察身國自安君子家身安矣莫不因  
此而篤乎不知是爲諸事杜勿博於小人  
勿察於姦知必知於君子聽必聽於賢人  
則家國安矣所以古聖人德不自張功不  
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已之所有爲無者濟  
之因濟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與彼則  
已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惡殺聖人君子體  
而行之遂得雖終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  
天地

右第六十七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道藏精華第十五集之四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老子集解

自由出版社印行



老子集解序

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曰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槩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烝。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



之事同條共貫。豈有它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什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祥符高叔嗣敬題



老子集解上

亳州薛蕙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世多稱道德經云。吳幼清曰。按道經德經二名。各以篇首二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廼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

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為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爲。若道而可爲。乃有爲之事。非常道矣。道本無名。若名而可名。乃有形之物。非常名矣。蓋無爲者。非爲之。可爲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常者。恒久不變之謂。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有名皆指道而言。無名云者以其體之微者而言也。有名云者以其用之顯者而言也。冲漠無朕無得而名矣。化育流行可名於有矣。無名之時未始有物。故但曰天地之始。及夫有名則萬有皆自此而生。故曰萬物之母。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邪。夫道有變動。自無而有。廼自然之理也。然其有也微矣。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微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廼道之本體也。此言道具於人。其本體亦有然者。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際。可以觀其微妙。蓋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則亦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際。可以觀其孔竅。蓋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則亦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廼其致意之深也。蓋此二者。出於自然。不假人爲。廼其常也。若無欲而出於欲。無欲有欲而出於欲。有欲是則妄作之私心。而非真常之謂矣。故無爲而順其

常者至人所以反其本也。有爲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末也。此固老子示人之要指。讀者不可不詳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有無一原。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謂之玄則至矣。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故復曰玄之又玄。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按此章有無云者。廼一書之體要。故

特標之以爲篇首。莊子曰：關尹、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又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建之以常無有及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者，卽無名之謂也。所謂主之以太一及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卽有名之謂也。抑觀古之旨道者，知推人以之天，則以爲至極矣。未及夫猶有所出也。知本天以之人，則以爲至切矣。未及夫猶有所合也。有見於有而不知天地之始，無爲無形也。有見於無而不知萬



物之毋。生。生。而。不。可。已。也。惟。老。子。推。無。名。有。名。以。窮。天。地。之。原。別。無。欲。有。欲。以。合。動。靜。之。體。兼。有。無。二。者。以。括。天。人。之。道。至。哉。言。乎。古。之。善。言。道。術。者。不。能。以。有。加。矣。然。世。之。議。者。直。以。為。虛。無。之。言。耳。此。流。俗。雷。同。之。談。非。真。有。見。於。老。子。之。言。也。昔。呂。與。叔。有。言。老。子。之。學。合。無。有。謂。之。玄。蓋。至。於。命。矣。烏。虐。如。呂。氏。之。論。與。世。之。議。者。異。矣。

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言美斯與惡對言善斯與不善對。迺道之降而澆  
薄之始也。夫道無爲無名無爲則形跡泯矣。無名  
則稱謂絕矣。此其所以獨尊而無對也。故夫美善  
云者皆已流於名跡之末而未出於對待之境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  
和。前後相隨。

傾不平也。吳幼清曰。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短  
長。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此皆  
相對而有。美惡善不善之相對。亦猶是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之治與道同者也。夫事出於爲，教出於言。斯有云爲之跡也。無爲之事，不言之教，則其德微妙，泯然無跡。天下無得而名之，區區美善信乎有不足言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此聖人無爲之極功，不德之厚德也。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嘗私之爲己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己利。至於功旣成矣，猶若無與於己，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

已矣。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以不居其功。故其功不去。鄉使功成而自居。斯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聖人不能不用賢。而未嘗尚賢。上委任而非爲賢。下受任而非爲已。豈以尚賢爲哉。惟上之人有意於尚賢。則羣下以賢相高。躁競之心萌。而德讓之風衰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易之噬嗑。洪範之八政。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也。然工不造瑯瑒。商不通侈靡。民儉樸而不貪。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處幽獨則志寂。邇聲色則思蕩。人之同情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矣。

盛德之士。聖人不私。金玉之貨。聖人不貴。麗靡可  
欲之物。聖人不近。使人外聰明。才辯而不事。遠聲  
色。貨利而不貪。天下之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則必  
用心於內矣。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  
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  
耗而骨強矣。民之樸者。則守其樸而終不變。民之  
知者。則棄其知而不敢爲。然聖人於此。曷嘗有所  
爲哉。蓋無爲之化也。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足淵乎似萬物之宗

冲不盈皆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一而不變。蓋冲虛者其常也。淵者深而不可測也。宗者主也。吳幼清曰。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其銳者。摧挫其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礙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澄寂之意。有物存

焉而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似也。帝。天帝也。設爲疑辭以贊美之也。夫道者以言乎體則至虛以言乎用則至妙不測其有無不見其終始不知其誰氏之子意者在天帝之先矣。章內曰或曰似皆不敢質言之辭也。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仁謂有心於愛利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言無愛惜之心也。天地無心泊



然於萬物之上。而任萬物之自生。聖人法天地之無心。穆然於百姓之上。亦任百姓之自養耳。使規規然以愛利爲心。將勞其神明。日不暇給。而物亦皆失其性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者也。屈竭也。橐籥之爲物。虛則氣藏而不匱。動則風出而愈多。皆無心而致然也。設或有心。則反爲自然之累。豈能虛不屈而動愈出哉。天地之間。正猶是矣。太虛無物。

翔數音

而元氣滿盈。猶橐籥之虛而不屈也。動其天機。而物生不窮。猶橐籥之動而愈出也。天地無心之功。有如此者。又奚以仁愛爲哉。不言聖人意兼之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言天地聖人皆以無心而成化。苟違此理。必至於多言而數窮。故不如守中而已矣。數屢也。窮極也。多言者有爲之屬。守中者卽無心之義也。蓋有爲之事。必不可久。惟守中者。亦如天地之無心。而其用不窮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谷神無物故能不死使其死不可謂之  
谷神矣玄者贊美之詞牝母也蘇子由曰谷至虛  
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  
生安有死邪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  
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遣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  
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玄牝則讀牝爲  
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

叶或者乃隨語生解、既釋玄牝、復指一處爲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天地則包人物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此章玄牝之說、諸家各以意解之、極爲繁雜、其見於素問及養生雜書、亦往往不

同然其最異者惟張平叔悟真篇之說。今方士多宗之以予考之。非老子之本指也。按列子載其師壺子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其下乃引此章而以為黃帝書。予觀壺子之言。與此章之指實相表裏。蓋前古之說。最為可據。而後來諸說皆不能及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物之有生。非物之所生也。世之私意小智之人。類欲自生而求生。凡其自生者。適以動之死地耳。惟不自生者。爲能長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蓋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生。自生。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逆其生理之自然。鮮有不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天地不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生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卽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人之養生者。亦觀於聖人而已矣。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美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廼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

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廼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美闔闕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

人之有善。或非其至者也。上善若水。廼善之善者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



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

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汎愛而不擇。善仁也。其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蓋屢嘆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以已音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廼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欲人信其必然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履盛滿之勢。而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言大人明於持滿之道也。傳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自古功名之士，鮮能令終。由倍于天道故耳。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承受也。人身之載營魄，猶車之載物也。營，熒通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一者，人之神明也。以無對謂之一。以不變謂之常。以不分謂之樸。以生理謂之性。以知覺謂之心。名異而實一也。夫一與營魄，非各守之也。能抱一而無離，則營魄自棲於身矣。故營魄曰載，一曰抱。載者，以人所承載而言也。抱

者以人所持守而言也。史記律書曰：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曰嬰。胎息論曰：人生七日情見於外。變嬰而爲孩。指頤而能笑。先真議者以爲失道而後德喪。樸之本便終於此。何況成童弱冠。目眩五色耳聽五音。役知運神。閒不容息。如此則純樸之根蕩然而盡。朱子曰：專氣致柔。看它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閒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

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以此。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洗。除去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寄極摯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胸中。而爲真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爲。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

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道一開一闔如門戶然故曰天門譬聖人之道能鼓舞一世也雌柔弱也聖人之道雖能役使羣衆而必以柔道行之易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此之謂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用此道也。按老子之書。嘗曰聖人不仁矣。而此復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嘗曰絕聖棄智矣。而此復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智者觀之則老子之指可知耳矣。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玄德謂其德深遠而不可測也。人身之有神氣。猶國之有民物也。治身以有爲則神亂。治國以有爲則民擾。故治身者之養神氣。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



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  
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莊子曰。靜而聖  
動而王。蓋治身理國。初無二道故也。或曰。此六句  
專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章首營魄。說者不一。今按楚辭載營  
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我靈魄而上升也。是  
知古者卽專指爲魄耳。朱子之註亦與逸同。  
但訓載爲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  
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必使魂常附  
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撿魂。如月質之受

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其詳見楚辭辯證竊謂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然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殆未必然考諸它書亦無此例故未敢以爲據也又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它章有獨言抱一者其所謂交媾者何哉

挺音  
檀音  
音殖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挺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輶也轂輻所輶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牖窗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鎡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

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願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特卽物而曉之。至於天下之物。蓋莫不然。此三言者。固發凡舉例之辭爾。抑可以見無之爲道。實自然不易之理。故凡物莫能違也。使其不然。豈能強萬物之同哉。世之議老子者。方以虛無非之。蓋亦弗思耳矣。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聲行去

為去聲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此皆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者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爲腹者。積精氣爲目者。營嗜欲。嗜欲得則精氣失。聖人寧耳目之不慊。而不使精氣之或病。故棄喪生之甘餌。守澹泊之真道。上文兼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

寵尊榮也。人無寵則無辱。苟有寵則必有辱。寵非寵也。辱之道也。人之累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若身

患憂患也。人無貴則無患。苟有貴則必有患。貴非貴也。大患之道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爲累矣。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爲去聲

寵者仰於人而非已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無寵者尊也。有寵者卑也。寵非爲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有身故有患。苟無此身。患將何有。言身爲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之所以有憂者。貴爲之累耳。使其遺貴而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莊子曰。凡外重者內拙。夫以身爲吾者。身累其真。以外物爲吾者。外物嬰其神。爲道者解乎此。

而昧者不達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無擾乎？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猶言重以身爲天下也。許由謂堯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有妨於性，此古人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



博音  
博混  
上聲

𦣻音  
𦣻

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搏索持也。詰問也。凡有貌像聲色皆物也。故可以視聽把握。惟道不然。以其虛無故也。夷希微皆微妙之意。三者不可致問而分別之。故混而爲一。其上不𦣻。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𦣻明也。繩繩衆多也。在高顯而不加明。在深奧而不加昧。散而爲萬有。終則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凡物之狀必有狀。凡物之像必有像。物之有而滯者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道之無而妙者也。惚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始也。隨之不見其後。莫知其終也。自章首至此皆所以反覆形容道體之妙。以起下文執古御今之意。諸家離爲數說以解之。遂使一章之內首尾衡決不可復通。此蓋說老子者之通病。不特此章而已。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執御云者執轡以御馬借喻執道以御物也古之道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不曰無而曰道協韻也今之有謂凡天下之事古始卽古之道也衆人徒知有事而不知以虛無爲本是以失道德之意而趣奢泰之路也惟執道以御物庶不舍本而逐末矣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

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之絀老子者。其說雖多。然大氏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此言何謂也。世俗之論得爲然乎。且今之有者。相代乎前。此不待老子而知其不可棄也。顧老子之興於人者。在執古之道以御之耳。予觀老子之指。蓋未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

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強其  
丈夫

通者不滯礙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完貌。木未成器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此皆所謂強為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

言此以衆人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斃。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廼可以從麤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上言始者入道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者持守之謂。言保此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

惡也。敝缺者至人之所取，新成者世士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願爲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焉。

心無欲之謂虛，心無爲之謂靜。虛而後能靜，未能虛而求其靜，不可得也。故其言之序如此。蘇子由曰：致虛不極，則有未忘也；守靜不焉，則動未忘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焉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它乎？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芸

作生也。復反還也。欲明守靜爲至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廼詳言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物生貌。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實承上文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天地萬物之理。如歲終於冬日。入於夜。雲藏於山。雷潛於地之類。皆是也。凡物歸根之際。

神氣收斂寂然不動。此歸根之所以爲靜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爲復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命者常而不變。然惟復命者爲得之。雖死生無變於已。況晝夜作止之間哉。不能復命。隨物遷流。豈有常也。韓非解老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終衰。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其說善矣。知常者。謂之曰明。爲其窮真妄之原。知吉凶之幾。

也。不知常者。冥然而行。無非妄動。凶孰甚焉。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  
不死。

聖人之道。莫尚於修身。修身之道。莫尚於盡性命  
之理。故學至於復命。修身之道至矣。疑極於修身  
而止。而不足以及物也。故復自知常而推言之。不  
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心如太虛。其於  
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  
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  
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

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  
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  
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曰天道及物之功至矣。  
疑於利物既多。而在已或損也。故復曰道乃久。沒  
身不殆。道雖利萬物。而不費其在我者。蓋浩然而  
長存也。夫何損之有哉。雖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  
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  
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  
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  
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

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人以大道爲治。故其效如此。

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欣然。親之。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間矣。

其次。畏之。

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蓋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

其次侮之。

又其次者爲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信不足有不信。

自太上下知有之以逮於其次侮之。民情之變何其亟也。然豈民之罪哉。皆由在上者誠信之心寢以不足。故民亦應之以不信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言太上之君。

重其言而不敢輕易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

莊子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智慧出有大僞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僞也

勢所必至爾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推老子之意而論之。夫道一而已矣。然人之爲道者。或大或小。或精或麤。不可以一理而槩名之。由人之用心不一。則道亦從



而異也。蓋無思無爲而動以天者道也。未能  
無意而動以人爲者仁義也。道也者未嘗無  
仁義。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仁義不可以名  
之。此聖人無名之事也。仁義也者僅足以由  
仁義行而已。此賢人以下之事也。老子先道  
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  
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  
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  
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儒者曰。

仁義卽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卽道者。以其無所不包者言之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其無爲有爲者言之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記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異同之說。則夫老子之言。亦何必盡同於儒者之言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民之爲生豈患聖智之不足哉惟聖智出而穿鑿以生事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通明之稱非聖神之謂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民之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仁義旣出民將取於形跡著於名譽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技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附著也。聖人之治。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廼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

所云也

現見音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素者未染之帛也。樸者未斲之木也。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誠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歸。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彼蓋欲歸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

爲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萬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此其本末之辯。固較然易知。若夫美惡之故。

雖未始出於本末之外。然其理未易言也。竊  
嘗爲之說曰。天下之物。近於本則美盛。近於  
末則美亡。通於此說者。而後可與言文質美  
惡之故矣。夫涓涓而在山。水之盛也。下流汜  
濫而純粹遠之矣。芸芸而歸根。木之盛也。支  
葉蕃滋而衰落繼之矣。以至天地之化。盛於  
上古而薄於季世。帝王之治。盛於醇樸而窮  
於彌文。此皆有故而然也。蓋不可不察也。是  
以聖人去彼而取此。賤文而貴質。所爲貴質  
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

骨滑音

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廢淫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民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絕學無憂。

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思慮滑其內。利害怵其外。其學日益。其憂日多。孰若絕之而無憂乎。莊子



唯聲

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此正言世俗之學也。唯阿皆應聲。唯爲恭。阿爲慢。幾何不多也。俗學之所務。在於繁文飾貌。於此二者。一以爲恭。一以爲慢。察察然而分別之。夫禮者。忠信之薄。而況於區區之苛禮乎。雖有善惡之異。其相去不遠。亦何以分別爲哉。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此言俗學之有憂也。荒遠也。央已也。承上言唯之

與阿衆人務分別之者。蓋有所畏而然耳。然此特應對之一事。由此而往。凡人之所畏者。必畏之。如是則其事甚多。而其憂畏方悠遠而未已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喜樂貌。泊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兆之微。圻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言衆人耽於所好。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然未嘗萌動。如嬰兒未及孩笑之時。不知衆人之樂爲樂也。乘乘兮若無所歸。

門悶音

吳幼清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悶悶猶憤憤也。昭昭明白也。昏昏者昭昭之反。察察分辨也。悶悶者察察之反。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若晦。昏默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莫知其  
所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以爲也。古者謂都爲美。野爲鄙。衆皆有爲。我獨頑  
頓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  
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爲。而我之所爲也。吳幼清曰。  
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萬物資道而  
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盛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至曰精上言盛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又實有物甚真謂極真實而無妄有信謂有信驗而不惑予觀古之載籍極

言天道者唯易與老子而已。老子之言凡若此類者。其微顯闡幽。雖易何有加焉。而程子以謂窺測天道之未盡。惜乎予不得請聞其說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盡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卽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紛然而日逝。此道長。

存而不去也。此通上文以終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文之所云耳。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夫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得毋而子不能外。知一而萬必皆然也。

右第二十一章

瓜反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曲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

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卽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放此。吳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爲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於一而萬事畢，故足以爲天下法。

見賢  
遠友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衒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非少則得之效乎。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非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之效乎。以此觀之。古言曲則全者。豈虛言而無實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

自然者無所作爲也。人之言有餘者。廼躁妄而有爲也。故希言爲無爲。夫言之多寡而無爲有爲繫焉。故爲道者一言不可多也。況大者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暮爲終日。不能久。承不終朝不終日而言。飄風驟雨。廼剛躁有爲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天地之大。

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而不能久。人而行之。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虛無之謂道。上善之謂德。過差之謂失。抱神以靜。泊然無爲。從事於道者也。從事於道。斯類乎道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柔弱謙下。不敢有爲。從事於德者也。從事於德。斯類乎德矣。堅強果敢。妄有作爲。從事於失者也。從事於失。斯類乎失矣。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感應之理各以類至。古語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有不信。

誠信不足，而挾私妄作，故有不信之禍。此同於失者而失，亦樂得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

聲行去

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美。不能有終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可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自凡人猶或惡之。則有道士固不以此自處也。且古之聖人功成而不居。非由私意而爲之道。固爾也。天下之物各有所能。有非其性分者乎。故雖聖人之功。固亦性分之所宜。而聖人不與焉。故曰至

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知功名之皆天而不敢自居也。觀聖人之行可以見衆人之不達而有道者之庶幾也。或曰行讀曰形。古字通用。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渾通混成者渾然完具無少欠缺也。天地有生物之最先也。先天地生物莫有先之者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

又強其反

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強爲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  
不既多乎。故累變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  
不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  
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  
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焉。

道爲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  
者之所以爲大也。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  
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



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真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指王者而言，法者因而效之之謂。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毋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因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迺其指意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爲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之例法地者。今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校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

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起然超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而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柰如也輕躁者君子猶莫肯爲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

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瑕疵也。謫過也。籌策計者所用之策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也。凡人能行而有軌轍之跡。能言而有瑕疵之失。能計而有推策之煩。能閉而可

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則渾然而無跡善言則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乎足以爲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喜其同己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

愛也。夫如是故惡人之化而善者寡矣。聖人之心含弘光大其施諸物也公而不私。蓋將曲成萬物而不使一物不得其所。此聖人善救之事也。人物被聖人之道化因各有所成就所以無可棄之人無可棄之物也。襲藏也其理雖明而難知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助也。善人者非獨自爲而已。固將爲不善人之師。救其不善而使入於善耳。使善人者不能爲不善人之師。則善不足以及物而世亦奚賴於善人哉。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耳。善人

能長養成就之使無棄材則反皆獲其用是乃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爲人之師固可貴也。獨善其身而廢其師道。寧非不自貴其師乎。爲我之資是可愛也。不能救人而使有棄人。寧非不自愛其資乎。是雖智者。實大惑已。夫善之師不善也。不善之資善也。此上天生先覺之意。而聖人化天下之道也。要妙者。謂其道切要而高妙也。

右第二十七章

復並  
扶又反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  
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剛強雌柔弱白明察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  
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恃才能  
以自專作聰明以自用挾功名以自高以求服人  
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雄而主於柔弱知白而保  
於愚昧知榮而處於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  
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



所取法矣。常德卽守雌三者之德。天下皆歸往而取法之。亦豈可舍守雌而有所爲。舍守黑而有所知。舍守辱而自居其功哉。不離不舍也不忒不爽也。乃足不虧也。無極猶言無窮。樸喻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爲雌也。故可以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

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皆譬喻之辭。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爲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衆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衆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爲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聖有所否，況其下乎？樸

散而爲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爲  
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是故樸散而  
爲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不該不徧一曲  
之士聖人之所不爲也聖人如用之其爲官長而  
不爲有司乎凡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  
全彌虧矣故大制不割卽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  
上文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  
而散樸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廼以有爲而爲之。雖曰欲之。必不得已。此其故何也。蓋天下者神器也。豈人之所能爲哉。故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音虛  
音虛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此言天下所以爲神器也。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成。或隳而毀。其相反而不齊如此。廼其自

然之性也。然其性各自成而無不足。生各自遂而  
不相美。此不可益。彼不可損。故爲必敗而執必失  
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直任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  
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自  
然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  
甚者耳。其言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  
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

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史記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又曰：因者是自家都不犯手。愚按：老子之書，言因者，惟此章最詳。下篇有曰：輔萬物。

好去

之自然而不敢爲則尤簡而明矣。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怨鬼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言宿兵不解農事廢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所致也。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

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而能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



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此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淡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

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爲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憐恤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廼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尚也。古者制軍禮。

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之爲物。自古及今。終於無名。其曰道者。特強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道尊而無上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

以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皆感應自然之理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或櫓巢營窟。或上

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或懋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飾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寢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咎在徇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爲初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

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殆之患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王侯。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鑒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能自知其不善。雖隱微之過。無所遁也。可謂明而無蔽矣。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能自勝其私意。雖難制之欲。不能誘也。可謂堅強而不屈矣。

知足者富。

不知足者。其欲無厭。雖有有餘之富。而恒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其欲甚廉。隨所有而

裕如也可謂富矣

強行者有志

不能強行者其行多廢雖有遠大之志亦終無所至此不可謂之有志也惟強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厲可謂有志者矣

不失其所者久

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亡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爲甚不離於真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死而不亡者壽



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亾者壽。顏雖夭而不亾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言也。且其所謂不亾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自體察之可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言道周流無滯或左或右無所不可非但拘於一隅而已。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廼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

養之必爲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爲大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泊然無欲。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同心而歸之。然猶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之心。猶夫道也。雖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所以愈見其大也。蘇子由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守也。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平和舒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甘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

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歛闔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

柔勝剛弱勝強

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觀武也剛强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  
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  
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  
類程子之言豈敢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  
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  
以爲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  
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  
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三篇之言相反哉  
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  
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

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推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爲者體也無不爲者用也愚謂無爲而無不爲者迺道德之本然天人之至妙老子闡幽之微言道家立宗之要指也古之知此者謂之知道體此者謂之體道後之人聞其言而不喻其實故其守往往而差也蓋猥曰無爲而不能不容心於無爲



不知微涉思惟。政未免於爲。此其無爲者固非矣。既志局於無爲。將遂棄事物而不屑爲。不知偏滯空寂。與夫無不爲者又相反也。吾嘗聞之老子之所謂無爲者。譬如天地之無爲。其惟無心而已矣。人能無心焉。往而不可哉。故動靜語默無所不爲。而其實皆無爲也。天地之無不爲。亦若此爾。是故無心之無爲。斯無爲也。有心之無爲。是有爲也。無爲者。不特靜爲無爲。雖動亦無爲也。有爲者。不特動爲有爲。雖靜亦有爲也。古人有言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知其說者。可與言老子之道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我無爲而民自化亦若道之無爲而無不爲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  
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承上言民既化矣  
及其久也民之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  
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  
復能辯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  
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心

是猶爲有欲也。故亦必不欲。廼爲恬靜之至耳。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它章亦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爲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爲治者。惜哉。其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爲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

容有致飾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其間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虜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

承歷代文勝之弊。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  
之謂也。

老子集解上



老子集解下

亳州薛蕙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

上德不德。雖有德而心無所得。此德之盛也。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守之而已。非自得也。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以爲。謂無所爲而爲之。有以爲。謂有爲爲之。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仁溫慈惠和。尚同愛施。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爲。

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之也視仁義爲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荅。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至於如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爲尤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蓋不足言故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不測而德有跡。惟其有跡。則厚薄之漸也。故有上下。上德可幾於道。下德則去道遠矣。故曰失道而後德。德雖有跡。猶爲渾厚。及德衰而有仁。則愛利之跡益著矣。故曰失德而後仁。恩懷不足以義服之。故曰失仁而後義。義不能服。羈縻以禮。勉強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故曰失義而後禮。夫道四降而至於禮。廼德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嘆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禮未必無忠信而廼忠信之薄也。非以爲亂而廼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苟極其盛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寔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爲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廼道之華也。非以爲愚而廼愚之始也。夫道之真務養其神。

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將徂之。役神於外。廼惑謬之本也。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承上文華薄而言。大丈夫謂其異於人也。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此中人之所守爾。若夫忠信之至。自然動物。大道之極。無知無欲。廼大丈夫之所從事也。王輔嗣曰。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

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薦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太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也。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右第三十八章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寔遠而爲德寔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殆讀者未之察耳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

具也。老子之學。迺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盖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

見其絕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夫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則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

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天氣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



厭憂音

正故曰爲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爲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  
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蹙  
發動也蹙什也天無以清蒙上以清而言天得一  
以清無以清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清也  
以下意並效此上文及此並舉五者而言然其指  
意實爲侯王而發自此以下專言侯王而已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  
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故等夷耳庶民歸之自匹

夫而爲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爲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爲基本也。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數者皆窮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名者。不怠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爲本耳。吳幼清曰。先云賤爲本。下爲基。後但云賤爲本省文也。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瑋瑋如玉。落落如石。

致義未詳。疑衍文也。瑋瑋玉貌。落落石貌。有衆材而後有與。與也者。衆材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

蓋廼衆材合而後成輿。若無衆材是無輿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而數之。蓋廼庶民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輿雖美矣。非衆材之小不能自爲美也。侯王雖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貴也。故爲侯王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瑋瑋如玉落落如石也。蓋玉貴而石賤。局於一定而不能屈伸變化者也。此與上節止就貴高而言而不復及得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一者太氏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子詳言貴高之故。蓋

戒之也。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爲本。蓋不復則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反者道之所以爲動也。此無事之時。歸根復命之功。道之用以弱爲常。蓋不弱則不可以久。必沖和濡弱而後無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爲用也。此有事之時。守雌致柔之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以明上文之意。有者卽有名萬物之母。非有形之物也。凡物之貌象聲色。盈於宇宙。其用固至廣矣。然皆生於有耳。夫化育流行。其氣至微。可謂弱矣。廼物之所由生也。欲知弱者果爲道之用。觀諸物生於有而已。有之極。天蟠地。變化不測。其動固至神矣。然實生於無耳。夫沖漠無朕。其機在內。可謂反矣。廼有之所由生也。欲知反者果爲道之動。觀諸有生於無而已。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類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益。則損之又損。反

若退却。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若有窒礙而不均也。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德之至高者。必知雄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必和光同塵。反若汙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隘而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偷。苟且也。渝。變也。建德者。無爲。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真者。去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之可辯。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大器晚成其初反若無効也大音衆音之本反寂寞而希聲也大象衆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也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者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曰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



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  
乏而已。貸之則足以末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  
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  
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  
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嚮也。沖氣以爲和。廼一章之大指。吳幼

清曰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沖氣在中以爲和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爲用廼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嚴君平曰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損之則就其沖和。故益。益之則遠其沖和。故損。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梁亦強也。木負棟曰梁。亦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爲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馳騁猶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變文以叶韻也。無間猶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敵。惟至柔爲能勝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惟無有爲能入之。然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而民化無爲而事治。此聖人淵微之至德。自然之成功也。若夫教必言而後從事必爲而後成。

其所爲甚勞。其所及甚寡。去聖人之道遠矣。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多猶重也。世之人不知貴已。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徇物。老子閔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

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承上而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彼。未有兩存而無害者也。甚愛名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費必大矣。多藏貨者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莊子曰。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嚴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

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閔浩大。尊寵窮極。  
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恠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  
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  
我身。莫大乎名。生僥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  
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  
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  
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  
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  
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者也。豈有無求而有辱乎。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也。豈有知幾而至於危殆乎。之二者。廼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成而速毀。盈而速竭。皆一往而不反。而不知用之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故能不毀而常成。大盈必守之以沖。故能不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



拙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吳幼清曰。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相反而相爲用。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吳幼清曰。清靜無爲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爲者。豈能爲之哉。惟清靜無爲者。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爲用也。

###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却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歸也。天

下有道諸侯各守其國不相侵伐故退却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天下無道列國兼并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戎馬不歸育於國中而至生於郊外也

罪莫大於所欲

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物之可欲者廼罪尤之本也

禍莫大於知足

貪得無厭鮮不爲禍韓非曰人無毛羽不衣則不能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

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

程子易傳曰。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亦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愚謂凡人災禍罪咎。大率由於此三者。故皆以莫大

言之蘇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一  
知足者之心足固足也不足亦足也無所不足故常足矣

###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遠者對近之稱少者

對多之稱本在於內。廼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也。知一操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知愈多而愈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吳幼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爲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爲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日有所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損也者損妄習而反無爲也然人之妄習甚多雖日損之未能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則妄習漸盡而後至於無爲也無爲者其神靜一而清明以此應萬事而有餘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卽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右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聖人之心。無所適莫。惟以百姓之心爲心而已。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承上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心。其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少雜之以不善不信也。其於人也。一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不善。信誕遂亦二三其德也。此

懔音  
帖渾  
上聲

其爲德可謂至善至信矣。若廼人則不善不信而  
吾亦懷斯心以應之。是衆人淺薄之事。非聖人之  
德也。

聖人之在天下。懔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目。聖人皆孩之。

懔懔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誕同以善信待  
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爲此。不唯躬自厚而已。蓋將  
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爲天下渾  
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  
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爲。聖人則皆孩



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百姓之知。不測聖人之道也。蘇子由曰。天下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聖人憂之。故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夫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僞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

吳幼清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

謂自有而歸於無。或曰出乎生則入乎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保其生而得生之道者。生之徒也。傷其生而得死之道者。死之徒也。十有三。謂十分之中有三也。吳幼清曰。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濕致疾。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於正命。死之徒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之適也。動輒也。生生者求其生也。人本欲適生地。不免輒適死地者。斯由求其生而過分失當也。蓋生者自然之所爲。非可以有爲而爲之也。故惟無爲者爲能盡養生之理。生生之厚者。往往益生而不順其自然。所以反傷其生也。吳幼清曰。或僊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謹節太過而嬌脆。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攝持也。上言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是十分之中揔爲九矣。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莊子秋水篇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嚴君平曰：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爲中主，光見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莫之能敗。按莊子前說雖善，然非老子之指。君平之解得之矣。

右第五十章

黃許  
六反  
下同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氲。物之母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旣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卽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爲爾。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以同尊之。貴之。蓋其本在此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也。

長並上聲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復扶  
又反  
下同

落緒  
通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以爲之母。天下之事廼從此出。皆其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有不知。則羣疑未已也。或有知其髣髴者。固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遠哉。惟得母以知子者。此至人之真知也。然得其母者。豈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守其母。則舍本趨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能雖窮海內。非至人之所貴也。

沒身不殆。夫守其毋者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易曰。兌爲口。塞其兌。使內者不出也。閉其門。使外者不入也。如是則澹然無爲。何勞之有。若開其兌而濟其事。由是動之死地。而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事著而見其智不能知微也。此見小之所以爲明乎。物壯而不變其力不能常勝也。此守柔之所以爲強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光者明之用。謂視聽思慮之屬也。明者光之體。謂神明也。人之思慮視聽交物則逐之。不知復反其神。故其神常昧而不覺。而耳目情志益流蕩於外。於是神日昏亂。形亦隨弊。是自遺其身殃也。用其光復歸其明。應物而不逐物也。此日用恒常之道。實微密而難知。故曰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介然小也。列子曰。介然之有。施張大也。老子自言

好去聲

使我但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爲畏也後世之俗大氏習於夸詐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警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除潔好也盛修宮室以爲觀美然不務本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奉養侈靡也。財貨有餘。兼并不均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聖人之道。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務農。重穀利。必均布。貧富不相耀。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吳幼清曰。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愚謂此二言者。猶詩之比。以言樹德固而守道。篤也。子孫祭祀不輟。

言德盛而流澤遠也。

修之身其德乃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修之身也。修之家以下並同。貞。真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徧也。吳幼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老子云。修之邦。其德乃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今按韓非解老。正作修之邦。下文以國觀國。亦作以邦觀邦云。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衆人之理卽一人之理也。故以吾之身可以觀衆人之身。有道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真。譬之人。夫豈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下雖大。無二道也。聖人之知天下。惟以此道知之爾。

右第五十四章朱子嘗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

子老子便是楊氏。愚謂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陷於一偏者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而已邪。至於它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其不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捕攫音縛  
反得音縛

蛟子雖  
反號平  
聲頃所  
據反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含懷也。比類也。赤子始生兒也。吳幼清曰。毒蟲蜂  
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  
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蛟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嗁。和之至也。

蛟赤子陰也。號啼也。嗁聲嘶也。握自固而蛟自作。  
廼真精充滿之極也。號雖久而聲不變。廼冲氣和  
平之極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物不至者則不反知和者可以長久故謂之常知  
常者是爲知道故謂之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爲可也益生者  
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沖和惟  
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廼剛  
強而暴其氣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承上心使氣曰強而言解見上篇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隱無名。知道者恒默然而已。執言語爲極者。蓋不知道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承知者而言。塞其兌六句。解並見上玄同者大同。於物深不可識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飲人以和。又不可得而疎。

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含德之厚不可得而害也。不美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辱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爲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爲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可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上二句特發端以擬下句耳。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設問以起下文。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禁罔疏闊天下安有忌諱哉。忌諱多則民解法抵禁失職者衆故彌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昏亂也。人皆敦本業而不趨末雖有利器無所用之。其多利器是交驚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民誠素樸豈有作淫巧者哉。由民多技巧故多奇袤無益之物皆亂天下之具耳。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聲好去

平世則法令愈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苛法以防  
下下巧法以罔上則姦軌寢長而盜賊多有也四  
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爲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  
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也聖人無爲固有不言之  
教而百姓翕然自化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聖人好靜天下皆安其性命之情是自正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上多事民必廢其私業。能無貧乎？故上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上有所欲，民皆趨之，而矯飾之行作矣。故無欲而民自樸。韓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悶悶，察察解見上篇。淳淳，愿慤也。缺缺，殘也。史記酷吏傳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

悶音

通

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凋而爲樸，罔漏  
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蓋得此章之指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極終也。禍兮福所倚，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而言。  
福兮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者  
或始若爲禍，孰知其終爲福；或始若爲福，孰知其  
終爲禍。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久。  
復反也。奇，表也。承上言禍乃爲福，而福乃爲禍，將

剗  
反

禍福其無正邪。良由在人。正者反以爲奇。善者反以爲妖。是人之顛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爲政者。大抵以道化爲迂闊。而甘心於刑名鏤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剗。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稜也。剗。猶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此言聖人之治。雖曰嚴明。而復不失含弘寬厚之體。不爾則剗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

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  
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  
不詳或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  
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  
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  
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



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恩。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問荅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

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略放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

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假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治人事天莫如嗇

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嗇也。郊用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橐結事天之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爲道無所不宜。

矣

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不足之患。而豫爲不足之計。故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克勝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無所不克其國未可量也。故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後。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

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又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猶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嗇。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

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謂鬼神神謂靈異聖人清靜不擾則民亦清靜而無欲以氣動氣故其鬼不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

傷人卽清靜不擾是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於當世如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 右第六十章

下流為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下流江海是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天下之下流天下之牝也水之所處皆高於下流然下流者能合天下之水以為水是其以下而



反勝衆水。猶牝之勝牡也。牡之爲物皆強於牝。然牝者常以其柔靜而勝牡。是其以靜而爲牡下。猶下流爲水之下也。此一節其辭詳略參錯而意亦互見。非但便於叶韻。亦古屬辭之體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下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國欲兼畜人。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事人者。此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爲下也。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爲下也。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猶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爲室。戶不當中。

行去  
聲

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  
尊者常處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得此道猶  
懷寶於身則能無所往而不利不善人始失此道  
及其懼禍以圖存然後保守於道亦能轉禍而爲  
福言道之在天下善與不善皆蒙其利所以爲萬  
物之奧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  
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申言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不可遽以爲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之人。豈可反棄之邪。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壁以特命。故曰拱壁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壁駟馬。此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及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

爲天下貴。

雖有天下至貴之物而人有之。然求不可以得。有罪不可以免。惟此道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古之所以貴此道者。爲是故也。

右第六十二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爲無爲者。一言已盡矣。事以寂寞爲事。味以恬淡爲味。皆爲無爲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嘗爲之說曰。夫無爲則非爲也。而曰爲無爲者。何哉。原夫老子以衆人之好有爲。而反喪其自然也。故

每每教之以無爲復恐其不達無爲之說廼至無  
所用心或轉徙於莽蕩之鄉也故復教之以爲無  
爲使人知以爲無爲爲功則必有事焉非真頽然  
而無爲也知以無爲爲本則雖守中抱一初非出  
於安排也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廼知其言各有微  
意不善觀之則爲與無爲胥失之矣然老子之言  
要在無爲其曰爲者政所以爲此耳此其實主輕  
重之間固有辨矣故學道者終不可執乎爲而背  
乎無爲也夫心愈爲則心愈亂國愈爲則國愈擾  
德愈爲則德愈不真道愈爲則道愈不近爲之之

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爲者。爲是故也。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在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以上皆言有道者之行。下文特申言此二句之意。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生也。凡難事必作於易。故圖難於其易。大事必作於細。故爲大於其細。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未嘗爲大。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以言許人曰諾。輕易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舉此一事。以況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宥。治之於未亂。

吳幼清曰。此言圖難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吳幼清曰。此言爲大於其細。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天下之事。莫非自然。故爲之適。所以爲敗。執之適。所以爲失。聖人因之而無爲。故能無敗。委之而無

執故能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幾近也。常人見事之將成。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轉而爲敗矣。慎其終。如慎其始。斯能底於成而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反也。聖人欲衆人之所不欲。而衆人所貴難得之貨。聖人則不貴也。學衆人之所不學。而衆人之所過。聖人則反之也。夫難得之貨。非徒無益而已。

欲之則喪志。求之則喪德。有之則賈害。聚之則多怨。衆人不知惡而貴之。聖人之所不貴也。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衆人不因其真而妄加作爲以害之。損醇樸而增華美。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人務反衆人之所過。以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爲也。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智慧者。僞薄之源也。古之善治民者。不欲開其智。  
慧固將使之無知耳。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愚也質樸之性有未失故教化爲易施誠信之心有未變故禁令爲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爲此故耳。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智造僞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之難治以其多智當今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

之僞民知其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楷。模式法也。衆人之言爲國也。以爲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擇術而不足以治人也。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用智。夫惟不用智。然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  
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  
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  
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有相合者故朱子  
以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

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  
海故江海爲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  
百谷之下爲能善下百谷耳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  
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人性陵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  
上。人欣戴之。不以爲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  
傷害之心。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推奉也。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  
樂。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

而終不厭數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下人後人。是不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也夫。

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無所肖類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



而已。何足以爲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者愛物而惟恐傷之也。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先於一人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故能勇。猶言仁者無敵也。儉故能廣。節用則可致有餘也。不敢爲天下先。天下皆推先之。故其成器能爲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又也。非慈。

長上聲  
舍上聲

非儉非後。此危道也。況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衛護也。慈爲三寶之首。特覆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勝而守必固。言慈爲人之所助也。天之愛民甚矣。國君有以慈衛民者。天亦以慈衛之。使爲民主。言慈爲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士。吳氏以爲古者車戰爲士是也。善爲士者尚德。

不尚勇。善戰者恬淡爲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以起下文耳。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敵人自服。若夫與師動衆。角智力而僅勝之。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其力不爲用。善用人者。能爲人下。然後得人之懽心。而天下皆樂爲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應善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人而言。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

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  
幼清曰為主肇兵端以伐人為客不得已而應敵  
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為兵首但為應  
兵雖為應兵而亦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敵遇  
寧遠退以避敵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

抗  
字上如  
字下音

義平聲

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如是。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哀卽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凡老子之言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重曰靜曰利物曰不爭曰柔弱曰知足固皆易知而易行也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蓋不明道德之意故也。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此言莫能知莫能行之故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苟而已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辨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廼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而庶幾其能行之

矣。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能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迺足貴也。若使  
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王  
亦難知之意也。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欲入道者。其先患於不知道。及知道矣。而體道復  
患於知也。蓋不知則一。知則二也。故既已知道。而  
能忘其知。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上篇所謂滌除

玄覽能無疵乎。卽此意也。未有真知。方且執妄知。以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



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妄知者誠病也若能以妄知爲病而病之故無妄知之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

以妄知之病爲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死  
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爲  
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弇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  
畏者至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  
可狹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

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胥老子言此特以寤夫世之齊民使之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之間也況於王公卿士稟賦優而居處崇者可無戒谿壑之欲乎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不言不狹省文也衆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而得害求安而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廼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聲聖

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  
生順受天命不自銜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  
裕衆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  
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此謂去  
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害謂殺天道  
虧盈而益謙勇於敢者迺天之所惡故有害而無

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敢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緼緩也謀計筭也天道不與人爭而靡人不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呼召而自來格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多有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有若疏而不密而爲惡之人無有能逃也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爲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愚民之  
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  
術亦甚疎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邪也言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  
之則民孰敢爲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  
爲惡者不變則民之不畏死亦明矣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  
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斬音

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爲能殺人。唯大匠爲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稅。租也。取民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上有爲。則民亦以有爲應之。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賢愈也。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脆輒也。徒類也。人生則柔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強直。和氣去之矣。草木之生死亦然。以



共拱  
通挂  
音主

此見堅強者爲死之類。柔弱者爲生之類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挂也。荀子曰。強自取挂。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爲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高者抑之。四句言弓人爲弓調適。弓幹使之相稱。

也詳見考功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以貴抑賤以富奪貧以智侮愚以賢陵不肖非天道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

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補不足入之逆天者衆惟有道者明於天道而後能推已之有餘以奉天下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見賢  
遍反

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爲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已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天下之物凡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強

而堅強者皆受其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  
攻堅強者亦無物可以易水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  
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

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能行柔弱之事蓋  
以剛強爲榮而以柔弱爲可耻也故復引聖人之  
言以告之垢耻也垢耻不祥衆人所不能受也樂  
受之而不校惟柔弱者能之以其柔弱而制天下  
之剛強故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曰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嫪書之辱而匈奴和親。卽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爲侯王者。惟當受天下之顯榮。今聖人之言。則不然。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旣和是也。凡民相

與爲仇讎。既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讎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卽怨也。老子以爲民之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

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而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知矣。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人。雖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復還上古之俗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甘其食以其食爲甘也。下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不外慕也。司馬溫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聲皇平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來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

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此數言者雖指下文而言。然於篇終發之。實亦統論其一書之大體云爾。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無積。施散而不積藏也。聖人以其道而爲人。以其

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然老子此言。誠所謂信言不美也。非知言者。則以爲常談。非知德者。則以爲細事。不知其言雖至近。若究極其實。固惟聖人能之。爾世之橫目之民。各其能而不以誨人。專其利而不以分人。其愚者雖強之而不爲。其賢者雖爲之而不樂。自非聖人。信乎莫能與也。下文利而不害。爲而不爭。意亦若此。然二篇之言。皆當例此而觀之。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道好生。故利物而不害物。聖人無我。故爲而不爭。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卽聖人。聖人卽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非謂天道不能無積。不爭。而聖人不能利而不害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則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卽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虐深哉。

右第八十一章。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爲劉向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氏其由來遠矣。故諸家注本多從之。王輔嗣

司馬公本雖不分章。廼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平分爲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爲六十八章。予觀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段次之離合。皆有意義。嚴吳所分。反不逮也。要之八十一章者。近之矣。

老子集解下



# 老子考異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寢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衆其書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已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自求之衆本云

##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

作下一有焉字

### 第三章

聖人之治

一無之治二字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一無矣字

### 第四章

或不盈

或下一有似字

### 第七章

故能長生

生一作久

###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

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

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

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

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

一無此句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

可以託天下

一無二者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

並有於字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

繩下一有兮字

無象之象

無象一作無物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  
猶兮若畏四鄰

一無二兮字

儼若客  
渙若冰  
將釋

一作儼兮其苦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

安以久之

久一作動  
一作安以久動之

故能敝不新成

故一作是以  
一作是以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

各下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

親之一作親而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一無下其次二字

信不足有不信

信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不足不信下一並有焉字

猶今其實言

一無分字

百姓皆曰我自然

一無皆字曰一作謂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

慈一作子

第二十章

如春登臺

一春字在登下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一作儻儻

沌沌兮

一作純純

我獨若昏

若昏一作昏昏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

颺兮若無止一作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下有一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一作兒貴求食於母

##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

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並有兮字

##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

飄上一有故字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者下一重出道者三字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  
失者失亦樂得之一無三樂字

###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

於一作在

故有道者不處也

一無也字

### 第二十五章

強為之名曰大

一作強名之曰大

而王居其一焉

一無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柰何萬乘之主

柰一作如

輕則失臣

臣一作根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

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之下一有者字

故物或行或隨

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

善上一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

不敢以取強

強下一有焉字

果而勿強

一作是果而勿強 一作是謂果而勿強

###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一無之器二字

故有道者不處也

一無也字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

一作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字

偏將軍處左

偏上一有是以字

言以喪禮處之

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一無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莫能臣也

萬物將自賓

萬物一作天下

民莫之令而自均

民一作人

猶川谷之與江海

與一作於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

一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愛養一作衣被

可名於小

小下一有矣字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焉一作之爲一作知



可名於大

大下一有矣字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

柔弱下一並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

不欲一作無欲

天下將自正

正一作定

### 第三十八章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首始字下一並有也字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一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

###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盈下一有萬物得一以生一句

貞一作正

其致之一也一無一也二字

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

下竭

一有萬物無以生將恐蹙二句下二句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謂一作稱

故致數輿無輿數輿無輿一作數車無車一作數輿無輿一作故至輿無輿無致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之一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類類一作類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

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一作亦我義教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

天下希及之之下一有矣字

###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糞下一有車字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無一

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一禍莫大於不知足在咎莫大於欲得下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無之足二字一無矣字

###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之

無為而無不為矣

一無矣字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取上一有故字常上一有者字

### 第四十九章

以百姓心為心

姓下一有之字

德善矣

德一作得一無矣字

德信矣

德一作得一無矣字

惻惻為天下渾其心

惻惻下一有焉字一作歛歛

###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

一無亦字

###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一無夫字命一作爵

成之孰之

一作亭之毒之

###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得一作知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二曰字一並作日

###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而民一作民甚

財貨有餘

財貨一作資財

是謂盜誇非道哉

盜誇下一重出盜誇二字道下一有也字

### 第五十四章

修之身其德乃真之下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

第五十五章

終日號而不嗟而下一有嗟字

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下三句上一並有亦字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  
哉下一有以此二字

第五十八章

淳淳一作醇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二所字上一並有之字

民之迷其日固久

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久矣

###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

謂一作以服一作復

深根固抵

抵一作蒂

### 第六十章

以道莅天下

下下一有者字

聖人亦不傷人

下人字一作之一作民

###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

一無下牝字



以靜爲下一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爲之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一無故字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一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一有也字一無何字

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一並有之

字

故終無難

難下一有矣字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

破一作泮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無是以二字  
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楷一作並作楷  
能一作常

然後乃至大順

一作乃至大順  
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民一作人  
必以一並

其作以

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民一並作人

###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一無道字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無也夫二字

寶而持之寶一作保一作持而保之

故能成器長器一作其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舍下一並有其字

###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無敵字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

仍一作仍

輕敵幾喪吾寶

敵下一有則字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加下一有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

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

至下一有矣字一作大威至矣無則字

無狹其所居

狹一作狎居一作安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或利或害此上一有知字

繹然而善謀繹一作坦

###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有一常字

常有司殺者殺一無下殺字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謂字一作夫司殺者是大

匠斲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一無者字一作希不自傷其手矣

###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草上一有萬物字

強大處下

強上一有故字強大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

補一作與

損有餘而補不足

一無而字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其不欲見賢邪

一無邪字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

勝一作先

其無以易之

之下一有矣字一作以其無以易之也

是以聖人云

是以一作故人下一有之言二字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

有上一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伯下一有人字

雞犬之聲相聞

聲一作音

老子考異

[illegible]



道藏精華第十五集之四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老子或問

自由出版社印行





# 老子或問跋

昔孔子稱老子曰猶龍夫龍乾道也在易  
乾龍六位初曰潛龍蓋惟潛而後能見惕  
躍飛故潛為乾道變化之根柢也老子致  
虛守靜專氣致柔知白守黑歸根復命不  
為天下先皆潛也大易之退藏于密中庸  
之尚絅篤恭非潛而何孔子以猶龍稱其  
以是歟憲使修默龔公手著老子或問跋



明詳悉覽者當知學必本於潛也庶可以  
幾於龍德矣安成王時槐識

老子或問上

明晉陵默居士著

道德經

上篇道可道下篇德不德此道德經所  
繇名也道為體德為用同出異名而道  
言德德言道互文  
迭見其旨一也

道可道章第一

首言道又言玄玄  
門二字此其宗祖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太極后天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

反。命蒂

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

有入無不涉于有

之又玄。眾妙之門。

亦闡觀門觀即玄機玄從觀出雖非平等自是相因知行定慧皆是物也心經首觀

陰符亦首觀其旨微矣

問仁義禮智可道者非常道乎。君臣父子可

名者非常名乎曰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  
謂智無非道者道亦何常可名即在可道中  
若父子君臣有成名定位為三綱五常非常  
非也然老氏之流倚門而歌却將此名亦看  
得無常其流之弊至於無父無君者以此○  
或云名至天地君臣父子而極矣亦有定位  
而無成名假如結繩之世誰謂君臣父子而

其為君臣父子者自在即混沌之初誰云天地而其為天尊地卑者亦自在其自在者真常而所可名者非常原之天地萬物之初本無是名要之天地萬物之後名亦烏有一涉道理即屬議擬一假名稱即有成虧如陵谷變遷滄桑倏改混沌之後又當混沌也那有不毀的名稱只有真常的道理失此真常大



道其竅妙在有無之間衆妙在玄同之際其  
功在觀其機在竅樞來明道之至大名之無  
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道不言惟玄惟默  
意亦如此夫曰天曰地曰母曰物老子豈毀  
天地滅倫物者耶玄之又玄其旨微矣

天下皆知第二章

此承上文衆妙之門  
而言首發無為之義

惟不同故不玄惟不玄故不妙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

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

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二字始此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不為之為

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此似承上文皆美皆善而言重為無為之義

不尚賢名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利使民不為盜

不見其為談者廣可欲使心不亂心無爭盜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修命性常使民無知不尚不貴乃使之道無欲使夫知

者不敢為也不爭不盜即無為之治為無為則無不治

問不見可欲如入山深入林密之說也可乎

曰否不見可欲與非禮勿視意同勿視謂勿

之以心非勿之以目不見亦不見之以心非

不見之以目知此道者終日視終日見何妨

若山深林密其說淺矣此二句比上四句功

夫更入細反說入身來為虚心弱志之本惟  
心虛故腹實惟志弱故骨強性命雙修要離  
離不得謂老氏不脩性悞矣

道冲章第四

此承上文為無為而言  
道在冲淵歸之帝先

虛心志  
道冲

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銳也

簡也  
解其紛

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之始先天弗違

問道何取於冲歟曰冲者在中之義冲而用  
之合中和而為言者大本達道於是焉出矣  
其盈○萬物之宗即萬物之母歟曰然宗出  
於母象帝之先即天地之始歟曰然始由於  
先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即玄玄之旨歟曰然  
湛兮若存衆妙之門

天地不仁章第五

此承上文象帝先而  
言守中之說本此

至仁無仁

猶蘆蘆之意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無能生有

即中而用之二句意

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問守中之義與養生家守規中之說同歟曰

否守規中氣也而非理術也而非道此以天

地聖人大道言之天地聖人之道不着有亦

不着無不着動亦不着靜而常無以涵有靜

以基動有無動靜之間乃道之所存即以橐  
籥觀之亦非無非有非靜非動而有生于無  
靜出于動此其間即所謂中也于此守之至  
守無所守而天地之道盡是矣若說有說無  
說動說靜此數也非道也數可窮道不可窮  
多言數窮亦名可名非常名之意若守規中  
之說僅其道之緒餘山人藉為口實可獲一

咲雖然不咲不足以為道○或云數與索同

即屢也○人身天地之間在乾坤坎離之際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此又承上文守中而言重玄牝之旨綿綿不勤

乃其

要訣

虛而不屈

谷神不死

是謂玄

即中也在竅妙之間

牝

玄牝

之門

是謂天

子隱母胎

地根綿

虛不屈似無而有

動愈出似有而無

綿若存用之不勤

問謂玄牝即橐籥也可乎曰非也橐籥似卽



郭玄牝似妙竅在動靜有無之間意即所謂  
中也謂谷神即玄牝也可乎曰亦非也玄似  
屬無牝又屬有有無之間谷神居之然則老  
子之說何居曰谷神不死四字乃盡玄牝之  
義谷神似玄不死似牝若曰谷神不死是之  
謂玄牝而非謂谷神即玄牝也在丹家為虛  
閒一穴在什氏為靈明一念在吾儒為心之

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當亦不遠曰  
玄牝之門即衆妙之門乎曰然曰天地之根  
即天地之始乎曰然天地之始象帝之先天  
地之根竅妙之際綿綿若存其義實精是言  
天地間之氣如此其理亦如此而後人竊之  
以調息是亦得其緒餘然終不如孟夫子之  
勿忘勿助有事勿正之為得甚哉老子之言

似孟夫子也○或云橐籥玄牝谷神揔是一  
件而異其名如心神意念之類橐籥似方寸  
玄牝似靈臺谷神似主人翁中者在中之義  
然終不可得而狀終不可得而名

天長地久章第七

此又承上文天地之根  
說來而歸之無私焉不

自生長生  
其要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先而存

無私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由後而先，由外而存，使無此身亦復何患。

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先其無私，高勝勝此。

終歸無私。

問：天地無私，無容喙已。聖人無私，成私與天

地有以異乎？曰：天地無私，無心；聖人成私有

心。此聖人老子自謂吾儒聖人，正與此別。吾

儒當先而先，當後而後，當外而外，當存而存。

更無私心，亦無成心。若什氏但說後不說先。

但說外不說存亦是偏枯老子以後為先以外為存無私成私自私自利來後世之譏以此或曰此淺之乎言老者天下有成私之聖人乎無私成私終是無私語不可執理非有二什氏亦有先而存者先天地生千劫不朽者是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此又承上文無私而言不爭乃其要旨矣而處

衆人所惡為難

猶言上德

利不爭惡能處亦天地聖人之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

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

而無私成私之意

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問水無心不爭利而處惡水有心耶。曰水何

心哉。是亦即水以見道逝者如斯之意。以有

心者視之水就下而納污。若見其利而處之

耳大抵莊生多是寓言老子亦多即物讀者  
要須識得○或云天下至大者莫如水水即  
是道道即是心如流行坎止潮汐往來無非  
道者心者信也天一生水天無心而以水為  
心水無心而以道為心

持而盈之章第九

此承上文不爭無尤而  
言以為盛滿者之戒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字字明白無容強解。凡涉世者宜寫一通置座右。

載營魄章第十

此亦承上文持盈保銳反說。入身求其道愈玄而愈

密己生之以下。天之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形神相守

神氣合一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垢淨同體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

知雄守雌

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知白守黑生之畜之。

三句即無離無疵無為之義

二句重出

玄遠也亦同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問玄之說。可得聞歟。曰。其字義亦有可繹思

者焉。夫玄為遠。為同。則淺近而立異者。皆不

得謂之玄。夫五色皆不可以名玄。而玄又未

嘗離五色。蒼蒼者天。其正色耶。其庶幾玄之

象耶故曰玄天曰玄穹衣服亦有玄色 今  
制小臣不得衣玄如俗所云黑墨綠為近當  
東方未明昧晦未辨昏昏沉沉其色相似予  
以為蒼蒼之積而為玄非即以蒼蒼為玄也  
故曰其正色耶亦彷彿之詞今人却以天青  
為玄常至獲罪去玄遠已天青正未能玄故  
曰皎皎者汚赫赫者滅轉明轉昏轉巧轉拙

老子和光同塵知白守黑安得指而名之故  
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於字義繹之玄德思  
過半已

三十輻章第十一

此亦承上文而言提出  
一無字從上諸無字生

以明有  
生於無

有車之體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

利

有器之體

利

有室之體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sup>利</sup>故有之以為利<sup>體</sup>無之以為用

問無之以為用由有之以為利可見有歸於  
無無中生有無無亦無有無有亦無無有無  
相生體用相成利害相傾其自無而之有與  
自有而歸無天地間道理不得如此此豈  
有所利而為之若欲無之以為用而先有之  
以為利還是着有知有之以為利而乃無之

以為用亦是著無有無二見病則一般此老子之虛無即其所為私利者顧其教人之意則重虛無一邊以為徇生執有者戒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亦一解縛法也而自私自利云云過已然吾儒不著有不著無有無互用什氏不說無亦不說有有無雙忘又吾孟夫子言寡不言無且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

利

五色章第十二

此與上文似不相蒙然用以反觀義亦可見蓋上言

有之為利無之為用而此似含有之為害無之為體也人知有之利而不知有之害

知無之用而不知無之體其意淵矣

不能內視反室天明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瘞

不能返聽乃塞天聰

不能味無味之味

不能守不為之為

不能實無價之寶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腹是實故為之目是虛故不為

此目無聲色貨利而言眼前光景無非目也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問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吾儒順說五色盲目  
五聲聒耳老氏反說無乃不近人情幾于索  
隱乎曰非然也此至理亦實情似反說亦直  
說五采烜炫豈不奪目反而觀之其明乃完  
五音鏗鏘豈不聒耳靜而聽之其聰乃復以  
至爽口物多快心事過其害易見其理易知  
惟五色盲目故視思明非禮勿視惟五聲聒

耳故聽思聰非禮勿聽正與吾儒互相發明  
乃相為用而非以相反但老氏黜之聖人思  
焉作用少別而體無不同者○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難得之物令人行妨可作一聰書之  
座右

○太史氏云浮世紛紛眼前一切皆為目也實  
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嗟乎於腹



何益哉

寵辱章第十三

此章又從聲色等推而廣之說到身名上。去彼取

此之意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得失聽之他人寵為下。得之

寵為下則辱為上。得失皆根寵來。可見寵之為辱。死生置之度外。所以為貴。

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

外其身而身存

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

後其身而身先

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

託於天下。

問聖人貴以身為天下乎愛以身為天下乎  
曰此詞不可執也言肯以身為天下者乃可  
以寄托天下而可以寄托天下者必不自有  
其身曰伊尹三聘孔明三顧皆非歟曰非也  
當其寄托天下之時即欲貴愛其身而不可  
得曰孔周流列國孟遍干諸侯貴且愛歟曰

在孔孟不得不如此下此則有所不可曰墨  
突不黔摩頂放踵是歟曰非然也墨子正自  
處太高渠不論治亂只是為人其術偏已愛  
以身為天下乃愛以其身為天下非不自愛  
之說亦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言無身者  
雖有天下不妨正以明無身之無患其可貴  
者以此蓋有之以為患無之以為貴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此章似與上文不相蒙。点根無字說來此

只說無不說有欲人執無以御有耳非有無雙承之說無中自能生有有有点。然歸于無如視聽持狀象等俱屬有而不見聞無狀象等俱屬無只重無不重有始為得之

視之不見名曰夷至理甚微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道甚奧搏之不得大音希聲

名曰微明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

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即後章恍兮惚兮之意物是謂無無始

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

無終

此三句說得細

象帝之先

是謂道紀

衆妙之門

問此章說無是何物有是何物若說事物何  
不可見聞若說道法又何有狀象豈說道法  
而不遺事物耶又與身中造化隔着一塵是  
謂恍惚說在後章無不終無固自有為之無  
者有非終有亦自有為之有者無狀無象之

中亦寓有精有物之義執古之道摠歸于無  
御今之有指着甚的此其間道法俱泯名理  
兩忘即造化在其中而事物不足言已非先  
天地生其孰能知之○宋圖南陳先生名搏  
號希夷本此今稱道紀司亦本此又思玄妙  
觀亦有所本說在本經首章

○太史氏云歷代真詮曰存無守有煉情歸性

曰不依一法而心常定只為信不及無中生  
有之妙放不下眼前種種的勾當可惜見成  
物事都遷延喪敗而已柰何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此承上文希夷微  
恍忽而言且言無

之妙  
以見不當執有也

有道之士

即希夷微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

刑  
豫也倫也

疑也審也

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嚴也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厚也。曠兮其若谷。空也

混也。凡若以下字即解上字。不必另尋故。慎等出未。

孰能濁六字連讀。若濁字斷則真屬美安。

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久易明。

清靜本此。尚非正義。能靜能安。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敫

徐清徐生。

不新成。

問有道之士。猶豫儼敦。既知之已。渾兮若濁。

何居。曰。此即所謂玄也。老子一生和光同塵。

藏垢納污。些子妙計。都在于此。然渾兮若濁。



非真濁也如呼牛便牛呼馬便馬非真馬牛  
也靜而觀之自知其為人此濁而徐清之理  
今之賢智者但知居已于清而不知若濁固  
非處世之道其愚不肖者自謂能居已于濁  
而不思其清以至猖狂自恣無不為放僻邪  
侈靡不有是真濁也而非若濁是不清也而  
非徐清是真牛真馬也而安得為人其視老

子奚啻千里老子自處還在賢智之上并欲  
砥賢智之名豈取愚不肖者所為以教天下  
萬世耶○冬涉川既臨深又履薄當何如其  
預備者豫兮若冬涉川是冬涉川猶不足以  
盡豫故曰若曰強容餘倣此徐生以上無非  
道也欲保此道惟持盈者得之敎不新成安  
靜自居清生不露持盈保泰莫善于此要知

盈者何物保者又何物非僅僅以世情言亦非僅僅以精神言也思之思之

致虛極章第十六

此又承上文安靜不盈而言言為道者不但當

損有餘當損之又損以至無而不盈猶不足以盡之也故虛極靜篤

窮此虛至手窮乃稱致厚也靜積之厚乃稱守出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

為天地根

休老逸死

返本還元

其常

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

真明

反常衡命

為人所容

為眾所共

為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世所主

王公不足言矣

復歸于常

不凶而吉

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死

問虛極靜篤道理甚微功夫甚細吾儒盡性  
至命亦由此脩習去又何須說着萬物耶曰  
萬物皆備于我道不離物物即是道亦須用  
觀乃得其復復其見天地之心觀始得萬物  
之理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道止觀什自在  
觀無非觀者歸根即復也而靜又在歸復之

間何居盖物不歸根則不靜如人不死則不休其實歸根自靜靜即復命非有等級復命自常知生之無常即知復之常矣不知無常是謂無明故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能知常則吉故為公與王容似寬廣公似無私此不須解字義只說容公王而義在其中言容公王以明吉之義夫不知常者自無所容知

常便為世所容而寬廣不必言矣此重名號  
不重字義曰天道亦名號乎曰天亦是名如  
王只是王天子是天子亦有王而不天者然  
至天道而極名號又不足言自容至天有以  
漸而尊之意至天則無以加矣道則純乎天  
矣只可云久而不殆知常之言蓋如此夫曰  
老子言道何乃及名曰請看篇中侯王君臣

孤寡不穀何處非名此所稱通上下言之古人稱皇稱朕不獨有位素王元公皆有位者耶若必以道理解則公乃王又說不去况老子之書不獨養身亦以治天下當其西出函關不忘周室經綸手段此畧露一斑微乎微乎其意淵矣豈塵塵養生家言如山人富國強兵之說但保其血肉之軀者哉况其道理

無所不通橫說豎說皆可只云自私自利久

視長生亦小之乎言老子者矣

太上章第十七

此亦承上王公天道而言益以徵其為治世之術也

太

之治

上

民息

知有之

而己

其次親之

民愛

其次畏之

民畏

其次

侮之

人其誰信

故信不足

馬

有不信

猶子

其貴言

取信于言

功成事

信而

遂

乃稱之于人

百姓皆曰我

自然二字始此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

問功成事遂以下與上似不相屬曰若不



文害詞自與上相屬夫不信而取信于言其  
非自然可知倖而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  
然蓋以朝三暮四愚彼黔首非自然而以為  
自然雖不信者亦歸於信矣如五伯葵丘之  
會三令五申當時諸侯王拱聽小民誰辨其  
詐乎皆曰我自然非真自然也我自然惟太  
上幾之太上似三皇之世其次似五帝之世

又其次似三王之世又其次則五伯矣興兵  
構怨而後合縱連衡倖而有成猶塗人耳目  
而能使百姓皆謂我自然也去太上遠矣世  
愈衰而道愈薄矣若功成以下另起正說亦  
得第文不相續耳自然之道治世養身無所  
不可太上無為而未嘗一無所為雖有所為  
而終歸於無為亦此章之意也始於有作人

難見及至無為衆所知故功成事遂而百姓

皆曰我自然

大道廢章第十八

此亦承上文自然說來見仁義禮智皆非自然

雖道而未大也

大道難以仁義名

大偽却從智慧出

家貧思孝子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世亂識忠臣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問智慧以下三段其理易明道理既明世情

亦透大道。廢有仁義。仁義非大道耶。曰：仁義為大道，則親之畏之者，與太上等矣。太上親愛不足，以名之。大道仁義亦不足，以名之。亦猶失道而後德之意。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此章即申上文仁義智慧之意。上見有為

之不如無此見無為之，不碍有也。

絕

聖

棄智

民利百倍

絕

仁

棄義

民復孝慈

絕巧

無事自富

大偽不生

好靜自正

大道乃完

無欲

自朴

昏亂不作

樂利不足乃屬聖智親賢不足乃屬仁義治平不足乃屬巧利若見

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

素抱朴少私寡欲不患其文之不足又安容質之有餘

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問孝慈不足乃屬仁義與上不和有孝慈意

同以為文不足令有屬之什似已民利盜賊

乃稱不足得無強乎曰非然也此真以文害

詞者非以盜賊為不足也此有餘即彼不足

盜賊有餘即治平不足天下無事庸人擾之

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彼竭忠盡謀之士誰不  
悉其智巧此以巧感而彼以巧應此以利往  
而彼以利來天下從此多事矣夫此盜賊者  
誰非巧利中來雖順逆不同其巧利一也使  
天下已安已治而不患其不足則巧利何所  
屬而盜賊安從生則謂無盜賊而絕巧利可  
也謂絕巧利以弭盜賊亦可也故曰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知此義者可以治身亦可以謀  
國今安得盡臣而告之文不足故有屬其說  
意如此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此章絕學亦承絕聖  
智來聖智方欲其損

而反學以益之為學曰益為道曰損絕學  
亦以絕聖智也絕聖智有利絕學無憂其

義一

今之學者不過

拍摘名稱

分別善惡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矯強情性 人方自以為通我獨

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

无然 暢然

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

兒之始生者

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

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

深于昭昭

甚于昏昏

即未央

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晦漂兮

即無所歸

用人

即愚也

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于

即未孩之嬰

人而貴求食于母





問宣尼好學忘憂老子絕學無憂何相背耶  
曰均之學也有好有絕然必始于好而終于  
絕若初不學則所絕者何事老之所謂絕亦  
顏之所謂忘也阿唯皆應聲唯急而阿緩世  
情皆喜急而惡緩其間相去能幾何善惡雖  
有差別是非亦何定衡人心固是不同好惡  
亦當絜矩衆人方盛滿而我獨未央衆人方

快足而我獨恬淡衆皆有餘我獨不足我愚  
人之心合下如此又安能舍己之昏昏而為  
衆人之昭昭以己之悶悶而為衆人之察察  
者哉衆人皆有用而我獨頑鄙我之不如人  
以此而其愚于人以此但貴求食于母不  
失未孩之心常恐有餘安知不足但求在我  
不求在人又烏知太牢之為美春臺之為適

哉此皆從絕學中來故無有畔援歆羨泯其  
好惡愛欲聖智俱失仁義若遺以庶幾其無  
憂未知能盡道否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上言絕學無憂若  
芒乎未聞道者而

此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又言道之為物  
亦非一于無者而無中之有有自不窮彼  
以虛無譚  
道者惑已

大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本非故恍恍兮從先

似開

後惚似開

白顯而晦非直恍惚

由粗入

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

精真帝象物

精故真真故信

此常名也

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以恍惚窈冥之中而有象物真信者在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問道之為物何物象何象精何精信何信信

以為有非道也信以為無亦非道也意其中

有無象之象無物之物不精之精不信之信

者在與然竟不知其為何物何象何精何信

也豈無極中之大極歟曰烏乎知之或後天  
中之先天歟曰烏乎知之屬之理歟曰吾不  
知屬之氣歟曰吾不知試思其中之中之義  
當亦不遠試求恍惚窈冥之象或亦不遠蓋  
中義在前後左右之間而其象在有無理氣  
之際無過不及不即不離于此求之思過半  
已顏之在前在後如立卓爾者非耶思之無

聲無臭上天之載者非耶孟之不發躍如中  
道而立者非耶吾又安得而知而卒莫識其  
為何物何象何精何信也其不可知者乃其  
所可知其難名者乃其常名倘未嘗求之其  
中之中未嘗從事于恍惚窈冥之際而思以  
幾之奚啻千里○老子不但言其中有精而  
又言其精甚真若毫髮不容假其中有信而

時刻不容與不知何物之精而能至此吾人  
于此常須理會○或云其中有信玩上文三  
其中當另為一款與下文二句相連俱根道  
之為物說來言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  
去以見其為常名常道也故下以衆甫贊之  
文義亦相屬詳之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此雖承衆甫而言然不必粘着上文上只

夫二言只

言道此言體道者當如此  
點持盈敎不新成之意

曲則全偏枉則直屈窪則盈缺弊則新舊少則得多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

哉誠全而歸之

問聖人所抱者何一一固是易簡要必有所



以為之一者在天地聖人各得一以清寧生  
戎又曰得一而萬事畢前載營魄抱一一本  
于此當在曲直新舊多寡之間而求之恍惚  
窈冥精真之內以為應事接物之本一固有  
在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此亦有曲則全弊  
則新之意又提出

自然言之此自然乃  
正解惟自然故當同

希言罕也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皆不自然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

同謂之玄

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

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

自然

故希言

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問希言自然。謂人罕言自然者。果如此。什乎。

曰。愚意以前多言數窮。反觀則此希言自然。

者似謂寡言語之人其道自然蓋吉人之詞  
寡常人言語說得支離便多勉強不自然安  
能常多即以天地觀之和風甘雨自然長久  
飄風驟雨不無過多便不自然亦安能久可  
見天地亦須易簡而況于人乎夫人之多言  
者蓋以凡事俱要立異故多勉強鮮有得從  
事于道者體天地易簡法乾坤自然隨處尚

同靡不有得有得則可久而於道也幾矣由其于此道信得過無有不信故能從事于此倘不信便不能同多言少得其去自然遠已故曰希言自然○問同于道德者道德樂得之是已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何居曰得之與失相去何若楚人得弓不嫌于失塞翁失馬何害其得且得失亦何常之有哉此一是

非彼一是非各得其得各失其失同于得者  
固為有得同于失者亦未是失昔伯玉耻獨  
為君子不疑償金買亡亦此意也故證父攘  
羊自以為得所失實多諱君知禮人以為失  
所得者大語云與人同功其人未可知也與  
人同過其人可知已同失樂得豈謂是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此承前章曲則全  
意說來自見以下

句句與上相反而跌立踣  
行有枉直窪盈之意焉

不枉難直

不窪意

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

跖者不立踣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爭端也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

故天下與爭不能全歸

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問跖者不立與枉則直相反用以什之甚確

踣者不行與窪盈不相似得無強歟曰請再

思之凡行者亦須屈曲其身始行得去踣則

大步疾走其身先直而滿矣如何行得窪缺也亦曲也盈科後行跲者不行豈不相反餘食贅行之義何居夫人本自能立能行本自彰明有功猶之食與行也乃跲而跲之明而伐之則餘且贅矣夫不能食且行者見吾之食且行已不能無忌復餘且贅焉則先自處于爭人安得不爭物或惡之宜也故有道者

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此承上有道而言  
道原之先天而歸

之自然蓋贊自  
然之道之妙也

道之為物

有物混成

先天

地生

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周

不蹕而行

行而不殆

可以為

天下母

吾不知

其名字之曰

不可名

不蹕而行

非常名

大無外

逝不舍

遠莫與

反其初

道強為之名

曰大大

曰逝逝

曰遠遠

曰反故

道

亦大借以形之

域中四大而王處一鳥得有一以慢其三

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

而王處一鳥

得有一以慢其三

大

王亦大



人有四法而王不居當法四以大其一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外一法不立

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未生道在何處  
曰道在天地能生天地生天地者先天地生  
天地有形道尚無形天地可窮道不可窮不  
一則不能兩不有太極孰生兩儀道太極耳  
太極本無極故道法自然自然無極也本而  
原之自然生道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企而

及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豈非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之物自然之道也  
精矣至矣蔑以加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此與上文若不相蒙而持重鎮靜亦

自然之道即天地人王所不能外也

輕為末為臣

重為輕根

躁為臣為末

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通下言

顧其根

重雖有榮觀燕

得所君

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

寧獨出行榮觀之為務哉

何獨無輜

市無處之思也  
輕則躁矣  
失之於  
其所以為  
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問靜為躁君躁則失君已知之矣輕則失臣  
其義何若曰什老者通其意莫泥其詞知躁  
即知輕知君即知臣矣知靜為躁君即知重  
為輕君而輕乃臣道君而輕下同于臣故曰  
輕則失臣若躁則失其所以為君均失也而  
所以少者少異謂輕則失君躁則失臣亦得

然君臣等字亦是借言不必粘着萬乘夫失  
君之君即躁君之君靜為躁君亦說人君耶  
末君臣二句只根首二句說言凡為君子皆  
不可不重靜而萬乘之至又安可輕躁哉輕  
則失臣云云然以輕屬之臣何也曰以分言  
臣為輕君令臣共非君重臣輕耶而其道則  
自當重已解者乃以君子即屬人君而失君

即屬萬乘則躁君等文義何如固矣

○太史氏云我若輕率則失人臣之心我若躁急則失人君之體此解易曉詳之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此章亦重自然之道與上文不

合必強

善行無轍迹

無跡乃為善行無捷不可開乃為善閉

善言無瑕謫

下做此

善計不用籌策善閉

無開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

陰行方便

隨緣普濟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聖曰龍不顯其明

固善及人

而

亦無棄人

是謂龍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

好為人師以明己善

輕棄其資以明人之不善不龍其明一未的然承聖人以下而言非指不貴其資

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問善行以下至不可解似無容解已聖人以

下亦無可疑惟善字龍字貴愛等字俱要體

認不惟拯人而且善拯是拯人亦無形跡所

謂西伯陰行善是也襲明解見前以善而拯

人之善則善固人之師無棄人之不善而我  
亦善則不善人亦吾之資善人之資非必資  
不善人改人之不善固是資益以廣吾之善  
亦是資師資自相因此重資一邊二句正明  
聖人所以無棄人之意而解者以為以己形  
人非也至不貴其師云云方與上相反善固  
人師善自及人乃佳不貴其師好揚己善不

善吾資而湏是愛惜他不愛其資輕棄人不  
善若此者是謂炫明而非能明目見者不明  
故雖智大迷此其中有要妙存焉非聖人其  
孰能知之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此與上文不必相粘  
亦可老子一生大學

術大手既開天辟地  
為道祖宗都在此章

○強梁者不免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谿下也眾聲皆歸



雌以制雄乃生顯見

皎皎者易汚

黑玄也眾妙之門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

紫華寄長

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虛也萬類皆談

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

成器

聖人隨材器使能官長萬物

操刀而割則復手故大制不割

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問雌為谿辱為谷。已知之矣。守黑為式。竊所

未喻。行已在清濁間。猶然不可為訓。守黑何

以式焉。曰。以清濁為黑白。此淺之乎。言老者

黑白之說不過借顏色以明隱顯非必清白而濁黑也凡顯然可指者皆白凡混然無形者皆黑且如明白建白皆屬之潔乎如功業炳耀事蹟昭彰過為表暴大其聲色無非白者人皆彰明我獨韜晦人皆炳耀我獨沉潛如人行日中我在陰裡人在門外我在室中豈非知白守黑豈不可以為式此玄學也今

人以黑墨綠之色為玄可見黑即是玄又云  
不分皂白皂亦黑也亦玄也故楊子云人皆  
尚白而子好玄玄白即黑白之說若必清白  
而濁黑人皆去清而處濁則盜跖可以為夷  
桀紂可以為舜卓文君可稱節秦始皇可稱  
聖如近世姦人李某之流自殺其身流毒百  
姓且禍天下萬世未必非此說為之老子吾

夫子所心師者其道乃至此耶但守白之白  
潔白亦在其中就是清潔不要表暴矜已誇  
人所謂和光同塵者正如此然老子病痛不  
及吾儒只在許多知字而其作用異于吾儒  
亦在許多守字母意必毋固我當雄當雌當  
白當黑一任自然又何獨守雌黑不識知順  
帝則當雌使雌當黑使黑而我不與焉又何

先知雄白知其在彼而守之于此未免計較  
安排不無形骸尔汝老子欲和光同塵而形  
跡反在此我獨守雌誰為守雄我獨守黑誰  
為守白老子期處世混俗而其私意亦在此  
聖人一天地之心高山大川青天白日太山  
河海自在行潦丘垤不遺又何必為谿為谷  
為式而足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此承上文大制不割而言以明

無為之治去甚奢大即仲尼不為己甚為而不為此中道也曰老子偏枯人其誰信

是伐大匠斷不制而割矣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同器而稱神官天地府萬物不獨官長而已

有行即有隨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

有响即有吹

下微此

瘠也

墜也

凡物互相倚伏此則成敗何常

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

奢修

太肆

去奢去泰

問行止相反行隨相因因行而隨是尔止也

响似吸吹是呼強羸載墮俱是相反而實相  
因其文義在或行之下或隨之上言有行便  
有隨有載便有陳則成者未必是而毀者未  
必非聖人處一化齊執無御有亦去其太甚  
侈肆而已雖有為而謂之無為也亦宜可見  
天下不可為而為者常至敗若行隨响吹並  
舉開說則初無意義而是以之上又似闕文

矣

以道佐人章第三十

此品承上文為天下而言以兵強天下正

是取天下而為之者通章重果字

以糖行仁  
以道佐人

主者不以

以力假仁  
兵強

兵字強  
天下

天道好還  
其事好還

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

不強手力而強手心

而已矣不敢以

取強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

不得已而用之

此重上文以起下意

強則壯壯則老不獨用兵

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

是謂不



復歸于弱可見為天下者以道不以兵

道不道早已

問老子以為富國強兵之書而此若以兵為  
戒篇中每每及之何也曰以弱為強以柔為  
剛此其最善譚兵者干戈荆棘師旅饑饉固  
為天道亦屬人情兵不必有強之跡貴有果  
之心果為成功之本勿矜等是居功之術師  
老兵殘進銳退速古今將畧不能易此孟夫

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聖人  
云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成謀果也  
人和不矜伐也黃石公秘法在人間信無以  
逾此而謂老子非知兵者則孔孟亦不足法  
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此與上章當為一章皆非外道而言兵夫

亦即兵以談道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此與上文不相蒙

樸散為器聖人用之未散雖小莫能加

俱根樸采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侯得一以貞

天地得一以清寧

萬物得一以生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

根無名來

不待不有

只要知止

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問道常無名作句樸雖小作句則道是一樸

又似有名且無名前已言之若道常無名樸

作句下雖小又不知屬道屬樸道難說小樸  
亦無形曰還當五字作句而無名畧斷樸復  
一意言是道常無名而且至樸雖小總承觀  
下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亦屬上文然此只  
是文義不甚重道無名樸總來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小莫破大莫載又樸質也質任自然  
道法自然自然之道蔑以加已故天下不敢

臣侯王守之能主萬物天地合之能降禎祥  
萬物天地不能違人又何煩令而均也無名  
樸之功用其大如此雖無名天地始有名萬  
物母從始而母由樸而器始制有名名亦既  
有非說他不當有但既有便當知止知止乃  
不殆辟道云云言萬物至道而止川谷至江  
海而止若行而不知止是求加于道之外如

江海之汎濫而無所歸束已豈不殆哉○問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此理又如何曰天地清  
寧絪縕化生和風甘雨景星慶雲曰世道陵  
夷遐陬僻壤山澤之間而亦時有其理又何  
如曰和氣致祥理所自有將興禎祥事亦非  
偶揆亂反正泰生于否偶見一方其福自厚  
常能守之庶其永久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此亦承上文知止不殆而言末句乃

仙什之旨

性地明

命根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

性能命

命不離性

性命雙修神氣合一

形神俱妙

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

與道合真

者壽

問死而不亡者壽。其義何居。曰難言也。吾烏

能知之。此其間必有先天地而生。不以生存

後天地不死不以死亡者在什氏有一真自  
如千劫不毀吾儒亦有堯舜之心至今在者  
當亦不遠蓋必有超乎生死之外而非造化  
所能拘非可以形骸求非可以聲色見者當  
自思之無能名說且死一遍再作生涯雖然  
非遠非近非有非無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此章亦從無名樸  
不敢臣說來無非



明大道之意而人當小心以體之也

如江海

作焉而不辭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

功成而不居

心為而不恃之意

無名撲雖小

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如川谷于江海

不居不去之意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

為大故能成其大

無私能成其私言脩身形可久不大能成其大言體道德

大可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此亦承大道而言

執

即大道

大

象

天下往往而不害

安平

即不害

泰

樂

有聲

與

餌

有味

過

客

以容形

主

止

道

之

出

言

淡

乎

其

無

味

非餌

視

之

不

足

見

聽

非樂

足

聞

用

之

不

可

既

無味之味無聲之聲

用之終

身不窮非特過客一止宿而

已

問

安

平

泰

有

以

異

乎

曰

安

者

康

泰

然

明

不

害

之

意

樂

與

餌

過

客

似

興

意

或

云

當

樂餌以止過客疑其別有大道故老以此告  
之言能執此無為大道天下自足和平今有  
樂與餌過客非不止然猶涉聲臭猶可見聞  
用之易既只可信宿若以吾之道而出之于  
言雖平淡無甚意味寂寥無可見聞而其味  
無窮聽之不厭用之不可既執之不為害子  
毋徒求我于言語文字見我于聲色臭味則

幾矣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上言大道何等自然此則出入于機

矣而終之以柔弱為而不為之意然老子機權作用悉露此章與知雄章知雄守

雌入於機將翁必張出於機矣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

天地之道不翁則不散而老子將翁必張必盜天地之機而倒用之耳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弱則張強興與之機常在我心如魚之在水而翁弱廢奪之形以示人示人以利器示人也故能

柔勝剛

弱勝強

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

勝剛強鳥 柔弱二字始此  
以示人

問老子將翕必張似縱橫押闔之術安所稱  
道耶曰此就人我上說便不勝其私意若就  
造化上說道理自是如此張弛廢興之說雖  
天地不能違而況于人乎不翕聚不發散固  
由翕而張顯諸仁藏諸用亦自張而翕春夏  
秋冬元亨利貞皆是物也老子明天地之道

三  
二  
一  
闡造化之機以示人而歸之於柔弱焉此則  
盜機之意蓋欲人常蹈生機毋蹈殺機常能  
自勝而無為物所勝推而廣之天下國家此  
機此理返而求之身心性命亦此機此理顧  
人用之何如耳不然仁義禮智之道豈不是  
道而顧有分均之仁爭先之義哉但老子常  
自處于柔弱使強剛常在我則誰當處於剛

強使柔弱卒歸之人哉其間不能無私而將  
欲固必四字較知守病痛更深此四字以屬  
天地則天地無心以屬之道則道亦何心以  
屬聖人則聖人無將無欲無固無必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此又從道常無名章而申言之

無名樸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制則始有

上自無而有此從有入無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

將亦將知止

不欲無欲故靜

不欲好靜而民自正

以靜

天下

將自正

○

問道常無名章已談此義復申言之何居○

太史氏云無為多落空有為多着相此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侯王守此萬物自化化而有

動作又鎮之以無名樸無名故無欲無欲故

靜天下自正而化可知矣○上自無入於有

而知止復返於無此自有鎮以無而自正不



礙其有有無交入名言兩忘而無名之樸則  
吾人所宜世守者知止無欲其要訣矣

老子或問卷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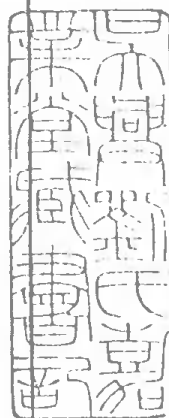
羅棟刺





老子或問下

明晉陵默居士著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解見上篇非失道後德乃分上下也

上德

自得其一不德是

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自其是以無德

上

亦使上無為之道說承

無而無則真無

為而有則真有

德無為

而無以為

下德為

之而有以為

上仁為

德無為

為無為猶屬無

為而有則偏有

之而無

以為上義

為之而有

以為上禮

為之而

無以為上禮為之而

不但有以為而已

亂道

道愈失而愈遠

德愈

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趨而愈下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

禮治亂而反為亂首

智也

大智若愚

智破愚而反為愚始

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

主忠信

不為亂首

務本實

不為愚始

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使有入無

故去彼取此

問道德仁義禮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

一而已有二乎哉然吾儒言道亦自有別如

夫子只說一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夫子  
罕言性與天道孟子便說知言養氣出來道  
無異同言有深淺吾儒一以貫之總歸於一  
老氏析而分之亦近於一然老子所見固自  
有別而其作用亦殊非淺近所能識即以此  
章觀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似就屬下德為  
之而有以為者又何以云失德而後仁曰為

之有以為即失德矣豈不至于仁前言不失  
德是以無德後又言失德則當有德矣曰前  
之不失德猶後之失德也後之失德是即無  
德至于義禮皆屬有為立言毫忽不苟若攘  
辭而仍大是人情末世滋亂多屬爭攘又不  
知所爭者何事斥言甲冑杯酒兵戈乾餱以  
愆豆羹見色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而天下從

此紛紛多事焉故天下無事庸人擾之攘臂  
而仍豈非亂首至前識始愚尤為確論吾夫  
子不逆不億正戒前識抑亦先覺豈其始愚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識亦無有又何有  
前彼什氏亦戒業識夫子不貴多識皆此意  
也必也行所無事如禹之大智而後可必也  
去奢從儉如夫子之議禮而後可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此不必承上文然無為之道并仁義

禮智而無之無非一者

後云通生一一云本極也

以有力即下致之意

昔之得<sup>一</sup>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

在其中人即物也

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應以

應致

濁則開

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

動則作

實則散

虧則盡

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

殺則除

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



不亡而危則歎

將恐壓故貴。賤下承貴高而言不必粘貞一以二為下賤非也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

諺下

因貴高得下賤

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  
車賤得玄同然孤寡不穀即和光尚同之意  
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致車無車玉石不分乃稱和同

問自上言之抱一之一似屬人身混而為一  
之一則言道矣此以下第三章道生一一生  
二之一當與此同解之者云道是無極一是  
太極然無極太極亦吾儒口中語不知太極

竟是何物上言無為自然庶幾不遠又不知  
自然之一在何處欲以形求一不着形欲以  
氣推氣不盡一欲以理言理何名一反覆思  
維不知所以即老子亦不可得名強名之曰  
道又曰無名無形有物混成道之為物惟恍  
惟惚而其所謂一者卒亦莫得而名此之得  
一竟得何一或曰一無所得得即是一得無

有一一即是得一無有形亦無有名亦無有  
理亦無有氣一即是一是二非一得即得一  
是二非得在天為清在地為寧在神為靈在  
谷為盈在物為生在王侯為貞固無有致亦  
無所以天不一不清地不一不寧神不一不  
靈谷不一不盈物不一不生王侯不一不貞  
不一則二二一不成如天一以氣靈以土則

不清地一以形震以氣則不寧神一以魂附  
以魄則不靈谷一以虛壅以塊則不盈物有  
男女總歸于人入于異類則不生侯王非一  
各有所君雜以僭竊則不貞何者非一一斯  
可名曰子知一之一而不知所以一曰無所  
以一安得一之一吾不得其所以而但求之  
一即不得一或可窺其所以昔子思子云為

物不二一言可盡庶幾可名什氏亦云不二  
法門非我作古必欲得其所以請求之寐莫  
之濱○又問此章前只言一後突入下賤豈  
一為下賤耶曰下賤非一也基本近于一貴  
高以下只承王侯而言至高且貴者莫如一  
故天下不能臣王侯若不得其貞一而徒自  
貴高便不免于蹶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云

云非以下賤為一而一自該得下賤來况曰  
基曰本則去一不遠無以為貞以上只說一  
而貴高以下說下賤致車以下又說玄同老  
子之道常從貴高說到下賤又從下賤說到  
玄同以歸于一此則立言之序意自一貫不  
必相粘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此又從下賤玄同  
說到反弱處以歸

于無無即一能有  
生于無一自能生

靜

反者道之動

體

弱者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于有有

動用

生于無

靜體

問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無生何處曰  
無又生于有有復返于無有無相生又在何  
處曰有無生于一一生于道道又何生曰六  
合之外太極之先吾烏得而知此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之旨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此上泛言大道之妙

而明道以下點  
反動用之意

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太笑之道高妙難窮不笑不足平淡可味不味不足以為道非驚疑之說也觀下文可見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

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

辱汚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圓融



大器○遲鈍晚成○絪縕大音希聲○質樸大象無形○高道隱無名○夫惟

道○寬假善貸○曲成且成

問不笑不足以為道二氏索隱行怪還是驚

疑否曰老子之道無為自然至平淡至高遠

上士見其高遠下士笑其平淡無非道也且

為下士所笑豈不是道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此承上昔之得一章而申言之也重下賤

之意而益之損損  
之益乃其關鍵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  
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  
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經多言毋鮮言父父陽母陰人抱陽負  
陰柔弱陽之屬亦生之徒故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此亦承上章冲  
和強梁而言

強梁者不得其死惟柔能制剛

天下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于無間

至柔無有

以為教父

損之或益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

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此承前章損益之義而申言之多藏厚亡

自是名言知足知止乃大學術

與我名者愁我神

益我貨者傷我生

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

益之而損

損之而益

取名利得失言

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長久。不費且巨

問大費多藏之說似指貨利言而得失亦在其中蓋緣名利兩關利尤難破而為名為利清濁不同故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而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名與利則有間矣故提出以醒人而得失則名利皆有之然甚愛亦可說名愛名亦自有費所愛在名

節則所費在精神故曰名與身孰親孰若并  
其名而無之故曰烈士殉名貪夫殉利均殉  
也人知愛利之費而不知愛名之費愛名之  
費所費尤大然而得失則有間矣知足似利  
知止似名名利俱有不必分析此章真萬世  
藥石宜寫一通置座右○問道常無名章知  
止所以不殆與此同否曰前章知止不殆言

無為之道所談者廣此是就名利得失言之  
知止知足之訓乃老子大學術止守雌守雄  
固張固強更說得無弊孔之戒得孟之寡欲  
皆是物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此亦極承上文明道若昧以下損益

剛柔之義而稟言之不必相粘亦可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

若若喻屈大巧若昧若拙若昧大辨若昧若訥希聲躁勝寒陰陽真勝靜勝熱造化在手  
**清靜**

為天下正大成大盈大直

躁句與靜句而躁靜二句又與末一句清淨二字此為正言點一大法門若訥若拙此老子一生作用

問明道若昧前已言之此大巧若拙又何以

異曰老子于此道理蓋三致意焉前明道云

云猶說得汎此章言愈簡而道愈精矣若屈

若拙若辨已寓前篇曲全枉直中老子一生

學術無非是這箇道理他日告吾夫子曰良

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而夫子以為猶  
龍也此意也但若字屬之道理則是道屬之  
人身即為私道無心人有心此天人之介邪  
正之分也辨學術者審焉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此承上文清靜為天下正言之而歸

之無欲  
知足焉

偃武

務農

荆棘生意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罪莫大于欲天下罪過皆生于欲。欲禍莫大于不知足惟不可欲故不知足不知足故多欲得。咎莫大于欲

得。故知足之常足則無欲而常保其得

問前篇言兵凶戰危此說戎馬何居曰前篇直是譚兵亦以明道此不重論兵只借此以明清淨無為之旨云爾言清淨者如彼不清淨者如此盖由人不能無欲有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貪求秦皇漢武好大喜功桀紂幽

厲窮奢極欲亦只此一念而已罪過禍患可  
勝言哉人心之欲無窮愈欲而愈不足大海  
無邊回頭是岸若知足者眼前便是知足不  
但不辱而已知足之足常足昔嚴君平買卜  
于長安積錢僅伯餘而謂賈人日夕營營彼  
非有餘已非不足意蓋如此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此亦從不言之教無  
為之益而約言之

愈家愈精

愈晦愈明

不。出。戶。

知

天。下。

不。窺。牖。

見。天。道。

其。出。

彌。遠。

其。知。

不出戶

不窺牖

為本于知

彌。少。

是。以。聖。人。

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問。不。出。戶。何。由。知。不。窺。牖。何。由。見。曰。天。聰。天。

明。自。然。知。見。也。閉。門。造。車。天。下。合。轍。瞻。彼。閼。

者。虛。室。生。白。靜。談。動。虛。生。明。歟。之。愈。深。出。之。

愈。神。屋。漏。康。衢。戶。居。龍。見。皆。是。物。也。彼。任。數。

用。術。者。自。以。為。周。知。而。見。在。目。前。遺。在。千。里。

矣去自然之道遠矣于以見務外者遺內守約者施博得一而萬事畢用此道耳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此章亦重自然知見蓋不以多學而

識為賢而以自有入無為妙即上章之意也

為學日益為道

曰

損

損之

又損

以至

于無為無

為無

為無

為無

為無

為無

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及其有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事不足以取天下

問前篇言絕學無憂而此言為學日益何也  
曰此不重為學只借學以言道亦以見學與  
道不同而道不由于學若學則多此不妨而  
道却以少為貴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亦自  
萬歸一之意由仁義禮智而歸之道德由天  
地人道而返之自然始于為道終于無為矣  
然無能生有無為則無所不為雖為而至于

取天下若無不為矣而實以無事恥之亦本  
于無為非損之又損何以至此損之時義大  
矣哉可見為道當日損而不當求之多也○  
或云為學日益則為道日損以見多聞足以  
障道亦絕學無憂之意不然豈老子而求益  
學乎曰下損之如何說須日損之下添出為  
道欲損方說得下然斷章取義亦自說得曰

損之又損損者何物曰損為非損道也道何  
可損為則可損故損之而至于無為乃可以  
名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此亦承上文無事取天下說來

天下以無事取以無心守

非無心也

而我無心

德者同于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之不

失者同于失

失亦樂得之

信做此

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

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

無常心  
渾

亦善信此渾心也

百姓皆為心

亦子

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問善固吾善不善吾亦善是好人所惡矣安

得善曰善無定形聖無成心有乎此為不善

而乎彼為善者因其所善而善之因其所不

善而不善之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象曷嘗

有善舜從而善之鬱陶思君誠信而喜大舜



待弟之心即聖人待民之心也曰舜之信弟  
動以天而此之信民亦以天乎曰聖人之心  
安有不天者曰聖人皆孩之與如保赤子同  
歟曰以常人之心窺似有愚黔首之意以聖  
人之心論又安有不同者保赤子者聚所欲  
勿施所惡心誠求之曷嘗為分別以拂之今  
養民者善固善不善亦善皆從而孩之亦曷

嘗有去取以抑之曰善善信信于吾儒同而  
善不善信不信畢竟與吾儒異此其為老子  
之聖人安敢推墨而附于儒也雖然子張告  
子夏門人之意與此畧同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此與上文不相蒙  
特揭養生之旨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  
當生而生  
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振來十分死六生四  
生生者不生

蓋聞善攝

生

者陸行

不遇

虎兇

入軍

不被

甲兵

可則希兇

可貫金石

歎無所施其猛故雖遇不遇下倣此

兇

無所

投其

角虎

無所

措其

爪

兵

無所

容其

死死者不死出生死之外

夫何故

以其

無死

地

問陸行不遇虎兇其理何如曰不知也意者

有遇而不遇者以存乎其間耶生死橫于胞

中則風鶴皆兵得失置之度外則萬人吾往

其生愈厚則其死愈速善攝生者不以養養

之而以不養養之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  
身先其神旺其天全故入山不遇虎入軍不  
被兵以不死者常在我物惡得而致死之昔  
夜行者見石曰虎也射之沒矢比知其為石  
則不入矣何者以前有無生之心而後有不  
死之氣也無生者能生不死者欲死莊子之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醉而墜車不死亦此意

也生生厚則先自處于死地故多死善攝生則常不必其生生故多生

○太史氏云此章即莊子黃金注昏益生之說若假術延生乃喪生之本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此雖與上文不相蒙然上云無死地而此

云道生之可見人之出死而入生者道也亦不無意義焉

道在天德在人天生人人承天——曰物踐形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大道上德皆歸自然

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生之以下振歸于生

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而以下振名為蓄

生而四句重出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此養生之大道也。不必承上。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

由天地始以為萬物母

先天氣

後天氣

元神

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

元氣

神氣相守

簡言

窒慾

元精

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

精神全

傷氣

損精

小談大

柔曰強

柔制剛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

神還虛

三元會合其真乃藏

（能常）

問：能常之義何居？曰：此章分明是養生大道。為玄學之宗祖。無名天地之始，有始即為天下之母。此母人未得為先天，人既得為後天，乃元氣也。知其氣即當守以神，知子守母以神御氣，然不獨存其神，又當固其精，塞兌閉門，固精集神，故不勤若閑其兌，未免傷氣。濟

其事未免損精而神亦與之俱故不抹濟其  
事即所謂順則成人者于事有濟而于身有  
損則塞兌閉門分明逆則成仙之事寡言語  
則惜氣慎嗜欲則惜精精住則氣住氣住則  
神住而神常為之用故終身不勤夫精氣神  
既合一矣然又不可虛驕自用強陽自恃見  
不在大而在小守不在剛而在柔專氣致柔



虛極靜篤面光返照復命歸根復命曰常守  
常曰能蓋自得毋以後至復歸其明節節有  
功夫精化氣氣化神神還虛至能常則洗心  
退藏于密溫養沐浴之功都在于此所謂三  
花聚鼎五炁朝元三家相見打成一片子母  
團圓復歸無始豈非長生久視之道萬世玄  
學之祖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此起突然分明承上大道即嚴常之

也大道

吾儒先和後行介然辭見孟子惟知嚴常大道便當收歛退藏

平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

曲徑旁蹊以下俱喻好門面

置荒蕪

少積貯

服歸辭利

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

飲食務為精豐却似

務外遺內好名樂施豈非道之資而夸之府是為足

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以語平夷真常之大道哉

問此章言大道乃以田土衣食為喻何居曰

此寓言也惟施是畏即塞兌閉門收歛精神

母務外發洩故什氏有聲色布施之說而顏  
子有勞善施伐之稱亦此意也大道甚夷本  
是平正而民好徑却走小道形骸上用功而  
心地則荒本原處空虛而色澤可觀沉酣世  
味博洽見聞稽其外則有餘和其中則不足  
何以異于誇多闡靡謾藏誨盜者哉吾不能  
盜天地而反為人物所盜是安足以語道曰

然則老子大道止養生而已乎精言之則養生深言之則性命推而廣之則天下國家惟施好徑離伯離夷務動遠略朝甚除也不脩內治田甚蕪也海內虛耗倉甚虛也粉飾太平服文采也崇尚干戈帶利劍也暴殄天物厭飲食也徒務聚斂損下益上資財有餘也是之謂藉寇兵而資盜糧非所以公好惡而

修絜矩治平大道曷以語此反而求之一國  
求之一家求之一身又求之一心無不可通  
而理故曰其精以養身其緒餘以治天下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此即承上文大道甚夷而言吾所謂

通之國家天下亦此意也

建德

抱樸

沒身不殆而不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

五脩即脩即止所謂行于大道

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

長脩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

五觀即觀即悟上所謂介然有知

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

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甚真常之大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此不必承上文而赤子知常之道即

母子觀常之旨

嬰兒未狹

不遇虎兇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

弱而能強

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

元精  
**精**

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嘍

久而不死  
**和**

元氣  
之至也知和曰

重出前言復命

生生之厚名為助長

皆從益生來物

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

壯句重出但彼以治國言而此以養生言也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問含德比于赤子即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歟

曰然但彼以心言此只說理猛獸不據即入

山不遇虎兇歟曰然但此以德言不止攝生

曰不據不搏想只是論理有此事否曰牛羊

維字不據也鳥覆翼之不搏也后稷非赤子  
歟含德之厚乃爾此非其明証歟道高龍虎  
伏德重鬼神驚其理自是如此若驅蛇龍放  
虎豹乃神聖之鴻功遠猛虎馴鰐魚又大儒  
之作用此又一理也而降龍伏虎左蛇右龜  
總屬神功猶稱外道誰謂無此事而實有此  
理下至精至和正含德之厚處精之至真精



妙合和之至太和保合是以柔而能強用之  
不勤此真常之道也故知和曰常不知常妄  
作凶故知常曰明夫謂之常初非有損又何  
須益益而助之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安得  
祥一有益心則必求助于氣此強陽也既動  
其氣則物壯而為老此弱道也是為不道不  
道早已益強則和者溺老則精者散其道無

常其應不祥其早已也固宜○嘗聞之養生  
家言嬰兒未孩一段和柔之氣自少而長自  
長而壯愈長愈強愈壯愈剛至于老氣息奄  
奄復歸柔而雖欲剛強不可得已曷不及其  
少壯保此精和即不能地久天長亦可還童  
返老戒之哉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曰  
如赤子之未孩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意亦不

遠吾儒懲忿窒欲亦求少復此精和之體云  
爾安能比于含德之厚全真之士哉

太史氏云人生只忿欲二端為害赤子精至  
無慾和至無忿未能含德之厚且從懲忿窒  
慾上做工夫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此精和含德之厚而合精和之道者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句重出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四句重出

解保見前顧其所以言者異已

同謂之玄

惟其有玄同之德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

如此是以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不可得而貴者乃為天下貴

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

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二章言含德之厚異類不能干此章言玄同之至濁世不能累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此又言治世無為之大道而用兵帶

言之非塵塵養身已爾

治理

兵奇術

苟不離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

凡言此即承本文格屬無為大道

利窮于下

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

智音于上

作無益害有益

法密于上

民亂

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

于下

無為化境

與法令句相反

好靜正道與

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利器句相反

無事當富

與多忌句相反

無欲反朴

與多技巧相反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問我無為四句每每與上相反是已好靜反

利器何居曰其理易明上章不云乎國之利

器不可示人蓋言柔剛弱強不可妄起爭端

也兵甲犀利好大喜功自恃富強驕盈易恣

漢武秦皇可為明鑒也非利器滋昏之証歟  
好靜民正可以反觀漢文恭修玄默天下幾  
致刑措即烽火通甘泉于天下何損好靜而  
民自正所以當以正治國而兵者奇道不可  
以為常天下不可以有事取故當無為無事  
而無欲故靜自足以談之矣解者謂以正治  
國道全形也以奇用兵命延術也無事取天

下無不為也天下多忌以至多有皆言多事  
自擾之弊而我無為至末以為搬弄精神之  
戒于養生之理有默契焉雖未論其大而道  
無不存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此為承上章無  
為之化而言

其政

悶悶猶昏

悶悶其民醇醇

醇厚其政察察

察察猶昭昭其民缺缺

禍兮

福所倚

福福相因福兮

禍所伏孰知其極

其無正耶

奇道相生正復

善惡相傾

極難知政難察

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

方而圓

清而和

直而厚

明而慎

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問治尚明而此尚昏何居曰非真昏也明在

內昏在外以為昏耶而又有方廉光直之德

以為非昏耶而初無割剝肆耀之形若明若

昏蓋悶悶然上好厚而民自醇矣察察者則

反是上好殘而民自缺矣孰知其極言禍福



相尋孰知底止豈無正耶而正又有奇即有  
善耶而善未必福其理本自難知而民之迷  
更甚亦民散久矣之意吾安得以一切之法  
行之是以聖人云云方而不割即上章我無  
為四句意雖方而不割似好靜自正廉而不  
剋似無欲自朴而直肆光耀又撝括于無為  
無事中撝之為而不為四句不必分屬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此與上文似不相蒙而不肆不耀

亦在其中不特治人事天而且能長生久視

帝庶幾養生之旨

勤民

敬天

儉嗇

崇尚儉約

不返還本原

不但惜福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

即以養德

既能復即能克

生意無窮長養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萬物

可以為天下母

既有其母即得其子

復命歸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

根根深固蒂

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不即在此嗇中耶



問此章分明說治人事天又言有國而  
解者以嗇為收斂精神不幾于強耶曰治人  
事天已即人也心即天也可以有國云云即  
可以為天下母之意豈真有天下耶凡言天  
下即指萬物而言國可例見况長生久視分  
明屬已此無容問也但治人事天之嗇從有  
國說更明茅茨土階陶匏粟菲飲食惡衣



服無非嗇者返本即早復禮復即克己一日  
克復天下歸仁既有其母即保其子豈不根  
深蒂固可以家國長久如虞舜周文殷高皆  
其証也况沒身不死即長生死而不亡即久  
視治世養生無所不可

○太史氏云治天事人之道以歛嗇精神為主  
收歛即預圖預圖即重積水積能負大舟風

積能負大翼德而重積何所不能又何窮盡  
簡緣省事保精蓄氣黜聰明絕智慮則真元  
完復根蒂深固長生久視之道曷以踰此

治大國章第六十

此亦從有國之母說來  
上重儉約此重安靜皆

無為之

旨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為政如烹鮮惟恐其糜爛  
有不神之神在我  
國將興聽于

人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故神不能傷  
神不傷人由聖人不傷人

以和召和和氣致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

神聖兩不相傷故天下之德皆歸不曰天之功而曰帝之力有道之世其應如此  
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問此章治大國亦寓言耶曰治國則治治身  
則治無所不通前言之矣治大國若烹小鮮  
即天下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治國若烹鮮在  
寬猛間治身若烹鮮湏文武火况治大國若  
烹小鮮尤一毫輕動不得天下鬼不神百靈  
効順吾身鬼不神群魔盡掃由吾身先有不

神之神原不肯傷人則鬼神雖神而不神人  
自不被其傷氣機所感理為之也推而廣之  
則天地位萬物育反而求之則天君泰百體  
從治國治身皆由此道耳

○太史氏云智海圓明莫生波浪清淨自然六  
欲不起縱有魔境了不相妨法亦無所施也  
不被情牽不遭法縛心法雙忘全德在我矣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此亦承大國而言上言治國當

神人兩不相傷此言有國當大小交相為下不相傷生道也能相下弱道也可以感

神可以治人

大國者下流

為天下結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常守其雌

牝牝常以靜勝

靜而取

牡以靜為下

靜最

故大國以下小國

以大事小

則取小國小國小國

以下大國

以小事大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

大國

或下而取大

小國

國不過欲魚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

禁下以取

禁而取



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小固下大亦下則大固大小亦大矣

問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流字似  
屬上交字似屬下下流天下之交作句則天  
下之牝無干下流又似剩句固當以大國者  
下流作句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另作句言為  
大國宜常處下流又如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云云則上下文既無碍而于義

亦通然此亦文字耳詳之○又問上大國既  
言身矣此大國獨言國乎曰奚啻言國人身  
四大猶大國也寧為谿無為谷故常處下流  
寧為雌無為雄故常以靜勝而大小以喻牝  
牡此即人身中之陰陽高下以喻動靜此即  
陰陽中之升降以取而喻交媾畜人事人  
喻吐納為靜為下為小則靜制動下為高而

小亦大矣。治國治生皆是物也。然又不可因  
牝牡靜下之說。錯疑是男女外道之言。痴人  
前不得說夢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此言道之至尊至貴所以

處下流而不辭

妙也藏也

實有諸已

亦可自保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

二句見其為寶

二句見其可保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

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與

則天子遇之失其貴萬乘遇之失其富

善人有寶隨求隨得

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不善人能保有罪即感此折天永命之本轉禍為福之門豈不為天下貴

問道為善人之寶。是已而云不善人所保人之不善，何棄何居？曰：善不善以類言之，善不善相去何若？不善人亦就世俗言之。及進于道，南子可見。互鄉可保，惡人齋沐，上帝可事。

又何棄焉于此見道為不善人所保而可以  
市可以加人其為寶無論矣故天子三公人  
無以加拱壁駟馬富可以市不如坐進此道  
夫云進道足矣而云坐進者何曰坐進等字  
似根立置字來夫既立天子必置三公雖有  
拱壁必先駟馬雖富貴加人其難進如此何  
如此道可坐而進乃後世山人為蒲團之說

曰不如坐進此道可嘆求之即有得可見其  
為寶有罪亦可免可見其能保則善固善不  
善亦善寶固道所保亦道使非道之奧妙胡  
能包含萬有有教無類如此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此泛言道理如此不  
必粘上文此章說盡

破天下人道理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

所以圖難於易

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

所以為大於細

見小曰大

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上句與下句

難之。故終無難。

先難後易

問大小多少難易之說。已知之矣。報怨以德。

今論語所載以德報怨說者。或曰。蓋指老子

故朱夫子引之。其義何居。曰。大都老子之道。

多是矯輕驕惰為棄世說法不順世情都要  
逆轉有者無之小者大之少者多之易者難  
之益者損之高者下之而又不拂世情因勢  
利道以無為有以小為大以少為多以易為  
難以損為益以下為高則欲報怨非以德不  
可棄世之人常以怨報德不以德報德庸眾  
之人知以怨報怨或以德報德而孰知德固



可以報德德亦可以報怨報德固可以德報  
怨亦可以德德固德也怨亦德也怨之未始  
不德而報之又何計其怨也初無恩讎無分  
別以見厚道當如此柔道亦當如此其抹世  
之意殷矣至矣然而盜天地之機竊造化之  
柄開闔宇宙播弄萬物亦在此處終未若吾  
夫子以直報怨之言為萬世天下無弊於此

見吾夫子方折衷老子未必遽以為師而其  
所師者則自有在矣○或云報怨以德世人  
每每有之深於老者多用此道以為非此不  
足以解怨然有所為而為者畢竟是術不是  
道無所為而為不虞其報而施之者是或一  
道其道厚矣與吾儒大道終是有別因思三  
代以下名臣如趙廉蔭漢壽亭宋文潞諸公

皆能用之而其意各有在矣此說嘗與○年  
友丁國雲氏面証之似非謬悠之論亦可為  
處世之方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此承上章圖難於

易易圖細易持

其安易持其未挺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又在易細之先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高自卑

遠自邇

六句總証難易大細

有成有敗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

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

有得有失  
知為不知敗知執不知失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然民不能此者只是貪得務博耳

雖當幾成常如敗失  
難得之物令人行妨故不欲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

但求寬過以成物而一無所作為是不學

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問此章義理甚明無可疑處惟欲不欲則尚

有欲學不學則尚有學與無欲絕學之旨得

無戾歟曰欲而不欲即同無欲學而不學即

如絕學烏有具耳目心思而不欲不學者哉  
惟欲而不貪學而不泛三教道理都是如此  
欲不必言矣吾儒務博亦欲反約精一一貫  
其義可知復衆人所過謂衆人有過未能即  
復而此能復衆人所過此過即過也人皆見  
之過此復即不遠復之復顏子有過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亦此意也已復於無過便

可成就萬物便是成己成物之道無為而治

之旨雖學猶不學也不欲不學乃圖難為大

慎終如始之根基聖人之異於衆人者以此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此雖不必粘上文然輔萬物之

自然而不敢  
為其旨通矣

不為察察而為悶悶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

明民將以

愚之

民之

難治

不愚其愚而愚其智智多即愚也

法令滋盜賊多

無為而民自化

以其智多以智治

國國之

賊不以

智治

國國之

難治

難治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楷樸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玄同之德大

福知此

兩者亦楷式

能知楷式

是謂玄德

玄德

玄同之德大

玄德

玄德

智不智

雖若相反實以相成愚之實以明之

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乃至於

大

順

順

順

順

順

順

順

順

問古今論治者曰明明德於天下曰使人昭

昭此不以明而以愚何索隱行怪歟曰此非

隱非怪也子不云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使由不使知非朝四暮三之術民之分量

如此為治者不得不如此過而求之則天下

滋亂今不以明而以愚愚之正以明之也大  
樸既散民僞日滋不患其愚而患其智彼其  
智即其愚也彼方自智而復治之以智是兩  
智相角適以相戕智愈多而亂愈滋豈非國  
賊吾但為悶悶而不為察察則但見其醇而  
不見其缺此非有意以愚之百姓日用而不  
知上下相安於無事若見其愚之者耳畊食



鑿飲帝力何有熙熙皞皞治民如此豈不是  
福豈不是式此之謂玄同之德然此玄同之  
德至深且遠非徒與世浮沉而實與之相反  
雖與之相反而實所以相成如民方多智而  
我則欲其愚其勢若反而聖人愚之正以全  
其智其機正順愚上文所云強者弱之高者  
下之若為逆而以弱為強以下為高則相成

所謂與物反而至大順者以此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此亦為谿為谷之意但前

篇總言道此則論明道耳

道如谷之于江海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

高下為本

大者宜為下

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後其身而身先

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

後則

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下之後之不爭故天

不重不害  
下莫能與之爭。

問夫子論政以身先之老子論治以身後之  
有以異乎曰其言先後各有所指夫子所謂  
先謂身範物先如教養之類老子所謂後謂  
崇高富貴如侯王之說然而夫子之所謂先  
即老子之所謂後而老子之所謂後即夫子  
所謂先能以上而為下非先而何不損下以

益上非後而何由先而後由後而先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然而必欲字畢竟有疵何如先  
之勞之者之言無弊乎老子云滌除玄覽能  
無疵則吾之疵之者非玄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此亦承上文而言  
大小強弱先後之

道無餘蘊此三  
寶足談一經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人見我為大則故似不肖  
肖者小見當

大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

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

挾之以慈衛之

問聖人道大莫容豈其不肖歟曰此大以強

大言之却似就世情言即以語道人亦不當

見其大夫子溫良恭儉讓何小如之而人見其大猶世莫能容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惟大莫載而又魚小莫破乃稱大道若只大而不細則費隱又何以稱是安得為大而安所語肖惟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有味乎其言說世情說道理無所不可而文義亦竒下慈儉不敢先皆為大於細之真訣故為人

之至寶慈非婦人之仁凡事慈和一團生意  
儉非鄙夫之嗇凡事儉約一意收斂不先非  
懦夫之怯凡事慮以下人一味謙退此其慈  
之中即有勇况仁必有勇儉之中即有豐况  
約自能豐不先之中即有成器况消自能長  
此生機也亦生理也守之則生捨之則死而  
慈尤為萬事之本乃三寶之要故揭以示人

蓋天地生物為心大生廣生無非是理慈有  
生理復全生機即戰守殺伐之事而慈足以  
克之非戰守可知已蓋以為慈能勇之証故  
天常以之拯人夫上帝好生既以慈衛國君  
欲自拯柰之何弗慈慈則自是儉約不敢先  
人而為大於細一以貫之矣○為人父止於  
慈慈者所以使眾吾儒之言慈者憐矣佛氏



大慈大悲普拯衆生意亦如此此其功德豈

可思議善哉善哉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此亦承上章戰勝守固之說而申言之即

上下三章合而為一點可

二句正明戰勝守固之道以是慈能勝之旨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

用人者常下人下人人反為之用為將之道如此

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可崇天可返古蓋柔乃天道上世不爭故為天之配古之極

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此分明與上為一章上重為將此悉

用兵其義一也然亦即兵以言道

以後為先

以退為進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

無形

無跡

詩仍執醜虜

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辭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

為主好進

慈能勇為寶

即慈也能勇矣

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問主客之義何如曰兵主強而客弱故為客

攘無辭者何曰馮婦攘辭下車以為不知止

者之戒反觀可例見矣輕敵喪寶寶者何曰  
反上文即輕敵柔能勇為至寶輕敵則敗豈  
不喪寶後世外道乃云勸君臨陣休輕敵恐  
喪吾家無價珍是老子論道之書為山人誨  
淫之術褻瀆天地狎侮聖賢甚矣曰此僅僅  
談兵乎曰譚兵即以明道其在道為客不為  
主舍已從人也進寸而退尺難進易退也見

小欲速銳進退速意皆如此無行無辭無敵  
無兵即勿伐勿施不矜不爭之意輕為取敗  
助長有害皆輕敵喪寶小心集事先難後獲  
皆以哀取勝論事論道無所不可又奚啻兵  
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此章又說開欲  
人信道篤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

詩云君之宗之宗

宗事有君君主也夫惟無知莫能是以不我知物希者貴知我者希則

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褐賤玉貴即前玉寶王

問老子所言言者何行者何易知易行者何

莫知莫行者何曰言即言行即行易知即易

知易行即易行皆屬老子又何庸問曰無以

試言之其清靜無為自然之道與決非污濁

有為勉強之說其為柔為下為後之旨與決

非強梁好勝上人之行惟其清靜自然無為  
為柔為下為後所以易知易行而人莫知莫  
行於是乎失其宗主而人莫之知不我知故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而聖人被褐懷玉其孰  
從知之又安能行之其義顯矣如污濁有為  
矯揉造作者決是難知強梁好勝欲上人者  
決是難行曰然則知行有二乎曰為柔為下

為後即清濁無為自然之功用而強梁好勝  
上人即污濁有為造作之末流其道非有二  
也知行有二乎曰知我者希二句有云知我  
者希則我貴則下者字似贅曷不並稱曰知  
我的希則我的貴則法也被褐故知希懷玉  
故則貴豈不全且妄歟曰此亦文字間求之  
即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亦無不可希在人

貴在我亦未嘗不被褐懷王也○沽之哉不  
銜玉以求售將仕矣詎懷寶以迷邦亦知希  
則貴被褐懷王意也可見夫子老子學術不  
甚相遠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此承上易知言之不言行但言知以知為

病原

也

而若

智

而自為

不知知之

無不知知之

知不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不病

即倒上二句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又重言文法大奇

問不知知病何病乎曰不知知病子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知聖人無知之知即知知不知上知聖  
人不知為不知之知即知不知知病曰強不  
知為知者斯病多聞多見而知之又烏乎病  
耶曰盖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聖人亦無貴

多見多聞即擇而識猶稱次意可見已他日  
以一貫語曾子當亦是此意乃知衆人所謂  
能知者即其為不知處而聖人所不知者即  
其無不知者也無病治病乃反生病能病治  
病自為無病解者以耳目為喻潤已自已○  
太史氏云聖人所以無病者以其能病多知  
之妄是以不病也辟日本明也世人妄療益

昏聖人無目疾但養目力治以不治故終無  
目疾耳曰眼不點不盲耳不掏不聾豈惟耳  
目心亦有之○愚有耳目心思之病此便是  
對症藥石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上不知而知而求益其  
知此雖知而不自

以為滿文不相  
蒙而義亦相貫  
弗畏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思出其位  
不安其生

惟無厭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

愛

雖自愛不自貴又焉知此之大且貴而見彼之狹且卑哉不以彼易此言無厭也

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雖自知不自

問此言所畏者何所居所知者何曰言道耳

小人而無忌憚則不畏斯畏務為高遠是狹

所居據而助長是厭所生誰知理淡而不厭

是以不當厭也其狹而厭之者由自見自貴

聖人非不自知且愛然常見此之不足不見

彼之有餘又安肯以彼易此若作平等說通  
章就素位而行言之更為明顯再推廣說就  
治平上言之亦為轉便老子之言橫來直撞  
無所不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真是參參見  
佛面面

觀音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此亦承上章畏威而  
言而義則有間矣

殺機

生機

活

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好生惡。故然不能無殺。似若有所惡。此其故難知。及聖人猶難之。然天雖有所惡而怒出于不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怒不爭不言云云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

承不爭等

承善勝等

則雖有惡而謂之無惡可也

善謀。(天)恢恢疎而不失。

問天道惡殺其故。易知而聖人猶難之何也。

或云此兩者或利或害。非必以活為利。以殺

為害。言亦有敢而活者。亦有不敢而殺者。此

兩者雖道之常而利害或有失不當殺而殺  
似為天之所惡此其故蓋難言哉在聖人猶  
難之天道未易知也然不爭不言云則天固  
無成心自有莫之為而為者天網恢恢云云  
則天自有成筭未有莫之致而至者此其故  
又豈難知哉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當活而  
不活必有所當不活者在不當殺而殺必有

所當殺者在則所惡之故自有可知而又有  
當殺而不殺者不當活而活者則所好之故  
亦有可知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由不爭  
等以見其恢疎由善應等以見其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此亦承上章生殺而言上言天道此

言當承天道可順不可逆也或云前用兵數章似譚兵而此章與上章似明刑

民不畏死殺柰何以死懼之殺若使民常畏死而為



即上奇巧盜賊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

死

為奇而未必盡然蓋非吾所能盡殺也而必

司

殺

者殺夫代

司

欲盡之是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云大制者不割

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不傷手矣

問此章分明勸世之為人上者當好生而不

尚殺雖尚殺未必有補於治蓋有殺人者有

司殺者天子能殺人而天又司殺人之權即

殺之而民未必畏死即死之而民未必盡殺

可見自有司殺者存矣我欲殺而未必司殺  
非司殺而代司殺殺如代大匠斲豈不傷手  
耶民常畏死作句而奇者作句孰敢常作句  
其義自明或云孰敢讀常帶下非不通但此  
常字應上常字有味乃解者又以人身中生  
機殺機言之其理自足相通學者更須理會  
○太史氏云凡民肆情殉欲拚死不顧須念生

死事大常自猛省或遇情欲橫發即宜斬斷  
愛根自然邪慾不生羣魔屏息矣但慾火甚  
熾遏抑為難非慧劍迅利反因以生患此須  
大匠手方能之若心地未淨志力不堅勉強  
為之是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故曰夜來  
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正此意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此即治以明道而  
輕死求生之說也從

上生或云工言為奇司殺似明刑而此言食稅求生似治賦蓋食兵刑不可缺一摠

之論治也  
明道

無事而民自富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

無為而民自化

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

凡死者以其生生之厚則

外其身而身存不求生者長生

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以賢於貴生

問此章云治道人情明已顯已而求復言無生貴生又涉養生之說故解者通以精神為

喻從民饑起便說入身來曰從民饑說入身  
來亦得即無生說到治上亦得富國強兵皆  
身中事精神內耗由嗜欲外滋豈非民饑由  
食稅之多恭默玄修皆人主事恬淡無為勝  
神仙服食豈非無生賢貴生之証統而觀之  
槩可見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此雖承生死說來然  
不必粘上以柔弱為

旨又似申言  
用兵之意

柔弱享至此相聯三大法門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

六弱

六強

殺機

生機

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慈戰則勝

共猶拱即朽也

死之徒下

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水強則共強大處下柔

生之徒上

弱處上

問老子言強弱生死者屢矣而此復三致意

焉無亦以柔道化天下脩身治世無施不可

惡前解嬰兒赤子謂人始於柔中於強復終  
於柔此猶一息尚存未了生死事也至堅強  
則死矣安得柔可見人始於柔而終於強也  
戒之哉何庸強摠終歸於強姑且處於弱無  
入死趨尚握生機果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即  
長生久視之道况有死而不亡者壽乎又能  
出生死之外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此亦承上處下而言以損益言之又似申

言足食之意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平陂消息之理

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損上益下之道

益損下以益上

無損上以益下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

與益損損益之道正相反屬上

二而重此

但能損有餘補

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足而具不欲見其損益為道者蓋如此

不處。其不欲見賢。



問此章言治言道乎曰亦即治以明道耳如  
人之一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外常有餘內  
常不足剛強常有餘柔弱常不足智識常有  
餘精神常不足於此得高抑下舉損益益損  
之道而又能謙虛冲淡洗心退藏之功於道  
也思過半矣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  
奉天下真萬世君人藥石所宜常用猛省為

臣子者又可知已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此又即水見道復  
丁宜柔弱之意

天生水祖系神上善若水可幾于道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

他物不能易可見柔之道

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

白君辱

藏垢納污衆流皆歸

福基福

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江海善下為百谷王

受垢而反為主言君相反實以相成以能受之

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相反為柔弱也

問夫子觀水觀其逝孟之觀水觀其瀾一取

其周流一重其原本此老子之水又以柔弱  
取焉顧柔弱之能勝剛強者不逝不流不折  
不下其所從來遠矣善攻剛強豈無源之水  
所能及哉老子言其流而未探其本古人用  
兵多以水攻過寧夏之功亦多藉此水之為  
用普矣人身中亦有水焉其既濟貞勝之道  
亦可得而知已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此以恩怨言  
亦柔弱之旨

不為怨

和即有不和者存

寧人負我不念舊惡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

只持空契

查契明白

有德即善也

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

人雖負我。天不負人。我不責人。天常我親。

常與善人。

問執契而不責於人。足矣。前乃欲報之德。何

居曰。以怨報德。亦加一倍法。以為不如是無

以彌怨。即有和怨之意。不如執契而不責之。

為得猶近於以直報怨之旨愚以為執契司  
契猶有成心焉不如并其契而焚之如李士  
謙等之於債主即一時未能忘而人亦可以  
忘我久之泯然無跡豈不兩忘無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此章極言清淨自然  
無為之道一切多術

使兩皆無  
所用之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毋務高大孤寡不殺

取諸宮中而用

死徙無

出疆

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

舟車無所往

干戈戢而不揚

刑罰懸而不用

日用飲食

閭里安

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開

民居稠密

風俗樸愿食肉忘

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

問老子此言世果有此事歟恐亦無此理國

小民寡強大侵陵百物凋耗干戈相尋嘆羽

檄之交馳欲飲食以無自望甘美之奉於彫

瘞之民難矣責結繩之政於衰謝之世益難  
矣鷄犬之聲相聞乃武陵桃源之俗老死不  
相往來直無懷葛天之民世道愈趨愈下如  
江河之不可反故皇降帝帝降王勢也亦理  
也而殷受夏周受殷時也亦勢也桀季不能  
還之古天地亦且乘之何世道不得不如此  
人情自不得不如此老子何術而能致然嗟

嗟其寓言耶其別有說耶其西方美人之思  
華胥爛柯之夢耶後世以大國之君萬民之  
衆天下用而不足奔走天下而有餘安得小  
國寡民之俗而見之雖然惟大且衆故有餘  
不足此道也亦以言道也為大於小視多若  
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大德不器何所用也  
無狹所居不遠徙也虛車為用無所乘也利



器不示無所陳也挫銳解紛繩可結也食母  
被褐衣食甘且美也載營抱一居俗安樂也  
天門開闔明白四達相望相聞歸根復命常  
離不離老死不相往來也雖甚盛德蔑以加  
矣○或云此章亦重柔弱能勝剛強意小國  
寡民孤寡不穀甘處柔弱無藉富強干戈設  
而不庸法令懸而不用民居樂業上下熙恬

寡小之易治如此則強大何足恃哉在當時  
為曹滕之俗於列國有陶唐之風此解亦○  
年友丁國雲氏為我正之甚得肯綮書此以  
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畢竟有此事不後  
世同巷不求見不其庶幾耶曰此有心彼無  
心也彼太上忘之而莫知所以

○太史氏云才高意廣則好大喜功適意一丘

而萬物莫能奸其志忘形一榻而衆術無以  
易其業此真得也彼經營不足辯博日滋精  
神徒敝者奚足以語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此章極言道當深信學不務博以與

為取以無為宗乃強著  
盡之因以解闕尹之惑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

正言相反俱重下句

博即積美多學而識

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有多即根積來

以與人己愈多指即為益天之道利而不害人即為己聖人之道為不言所利

而不爭

問老子之言至矣盡矣微矣密矣此章言辯  
博人已似有所為果何屬歟曰老子至人也  
當時被關尹遮留強為著書意有非常可喜  
之術而不逾清淨無為之旨即當時關令尹  
且恐其不信獨不虞天下後世乎而天下後

世之所務正老子之所黜而老子之所稱正  
天下後世之所疑所辯蓋人皆務博而老獨  
反約人皆貴積而老獨貴虛人以有為有而  
老無於有人以多為多而老多於少人妄分  
人我而老獨否人自知功伐而老獨忘天下  
後世且信且疑且辯且默且美且不美是烏  
知天之道又烏知聖人之道故於篇終而曰

信言不美云云蓋以抹天下後世之博戒天  
下後世之滿懲天下後世之作為止天下後  
世之言辯告關令尹即以告天下以詔後世  
則出關化胡道不易此矣

老子或問 下終

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括地志云苦縣在亳

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

苦縣城東有瀨鄉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

聃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

耳字聃今作字伯陽此傳不稱也周守藏室之史

也索隱曰藏室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

為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

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

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  
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  
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  
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  
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  
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  
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

絀音黠儒

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  
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  
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  
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  
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附錄

孔子世家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莊子云孔

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

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

母以有己為人臣者母以有己孔子自周反  
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默居士曰予觀史記記老子告孔子語凡二  
見其詞少異而旨畧同深藏若虛為聰明深  
察之反而態色淫志即廣大辯博之竟至臣  
子母以有己尤萬世之炯戒及攷吾夫子所  
傳心者在無知而母我又何其相肖也安見  
其相絀而不相謀耶然太史公知老之清靜

無為而不知其所以為知因應變化而莫知  
所以化宜其言之自矛盾而於道有逕庭焉  
無惑也

孔老畧同

子曰不知不愠莫我知也老曰知我者希則  
我者貴○子曰巧言鮮仁木訥近仁老曰美  
言不信信言不美○子曰節用而愛人老曰  
慈儉不敢先○子曰不重則不威老曰君子  
不離輜重○子曰主忠信老曰禮者忠信之  
薄○子曰繪事後素老曰見素抱樸○子曰  
為政以德老曰愛民治國○子曰民勉無恥

老曰民不畏死○子曰如愚不愚老曰大智  
若拙○子曰不知是知老曰知不知上○子  
曰君子無所爭老曰不爭莫與之爭○子曰  
為政焉用殺老曰自有司殺者殺○子曰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老曰我好靜而民自正○  
子曰子之不欲雖賞不竊老曰我無欲而民  
自樸○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老曰多藏厚  
亡○子曰患失之無所不至老曰寵辱若驚



○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老曰善吾善之不善吾亦善之○子曰擇善而從不善而改老曰善人吾師不善人人資○子曰禮奢寧儉老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子曰不念舊惡老曰報怨以德○子曰汝弗如老曰自知者明○子曰焉得剛老曰自勝者強○子曰少者懷之老曰聖人皆孩之○子曰朋友信之老曰不信亦信之○子曰見過內自省老

曰復衆人所過○子曰先難而後獲老曰圖  
難於其易○子曰默而識之老曰知者不言  
○子曰誨人不倦老曰我亦教之○子曰志  
道據德老曰尊道貴德○子曰用行舍藏老  
曰名遂身退○子曰臨事而懼老曰佳兵不  
祥○子曰富不可求老曰莫之能守○子曰  
唯何甚老曰去泰甚○子曰吾何執老曰執  
者敗○子曰不可使知之老曰明民將以愚

之○子曰先之勞之老曰先民以身后之○  
子曰民無能名老曰不可得名○子曰有天  
下不與老曰天下不可為○子曰多乎哉不  
多老曰益之而損○子曰有知乎無知老曰  
損之而益○子曰智者樂水老曰上善若水  
○子曰松柏後彫老曰世亂忠臣○子曰色  
斯舉老曰知止不殆○子曰苟完美老曰知  
足不辱○子曰從先進老曰執古之道○子

曰吾從周老曰御今之有○子曰屢空老曰  
谷神○子曰貨殖老曰盜夸○子曰克己復  
禮為仁老曰早復則無不克○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老曰不為主而為客○子曰無為而  
治夫何為老曰為無為則無不治○子曰無  
遠慮必有近憂老曰慎終如始則無敗○子  
曰史闕文老曰文不足○子曰教無類老曰  
無棄物○子曰不逆不億老曰有精有信○

子曰毋固無我老曰無私無欲○子曰躬自厚而薄責老曰執左券而不責○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老曰死而不忘者壽○子曰慮以下人老曰大者宜下○子曰不知闕如老曰多言數窮○子曰予欲無言老曰希言自然○子曰久執其中老曰莫如守中○子曰善人是富老曰常與善人○子曰欲而不貪老曰不見可欲○子有三戒老有三寶○子有

三畏老有四大○子有五美老有五果○子  
以一貫萬老自一生萬

吉水羅棟刻

道德經上篇題詞

上篇一章首言常道原有無發妙竅而歸之  
玄玄玄門宗祖此其肇端已二章無為為玄  
之宗三章為無為為玄之用四章和光同塵  
歸之帝先復原玄之始五章芻蕘橐籥莫如  
守中正闡玄之功六章玄牝示以中所綿綿  
不勤玄功之節次也七章之無私八章之不  
爭九章之持盈又其節次中之功夫即有事

勿正勿忘勿助之旨也十章又發明玄德十  
一章無用為用十二章為腹不為目十三章  
身名兩忘十四章名法俱泯所以言玄者密  
矣十五章形容微妙為清靜張本十六章推  
極虛靜返性命之初體玄者無餘蘊矣遂言  
王公以顯玄用焉十七章初言自然而原之  
太上十八章總言大道而推之國家十九章  
絕聖棄智而返之素樸二十章絕學無憂而



求之頑鄙皆以明自然之旨廣太上之風玄  
之功用大矣二十一章言道之為物至精且  
真二十二章言為道之事惟曲則全真精至  
誠也曲全致曲也皆玄也二十三章復歸之  
自然之同二十四章深戒夫餘贅之弊二十  
五章又極贊自然歸之天道為王人所當法  
二十六章又重懲輕躁主於重靜為萬乘不  
可失雖言王公大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

也二十七章復發要妙于龍明總屬無為二  
十八章又闡常德于谿谷復歸純朴本章之  
守雌守黑守辱乃玄言鼻祖二十九章之去  
甚去奢去泰誠為治體要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三十章言佐人者以道不以兵但當以果  
決為主三十一章言用兵者雖美而不美亦  
宜以恬澹為上譚兵亦以明道也三十二章  
言無名之樸天下不敢臣三十三章言自勝

之強得其久且壽亦因用兵而推廣之三十  
四章言成大道者不為大三十五章言執大  
象者不為害又襄帝用兵也三十六章之柔  
勝弱勝又玄學之根宗三十七章之無為無  
不為總玄功之極則推之家國天下反之身  
心性情無不可幾而理此上篇之大畧也

三、五、九



晏言

三

道藏精華第十五集之四  
道德經名注選輯(四)

總主編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  
精裝四〇〇元  
平裝三五〇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註者

明 明 明  
• •  
龔 薛 太  
修  
默 蕙 祖

出版者兼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八九一四號  
自由出版社

電話：九一二一三六九一四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  
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出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

